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句解卷一至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蒸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李鍵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尚書句解　　書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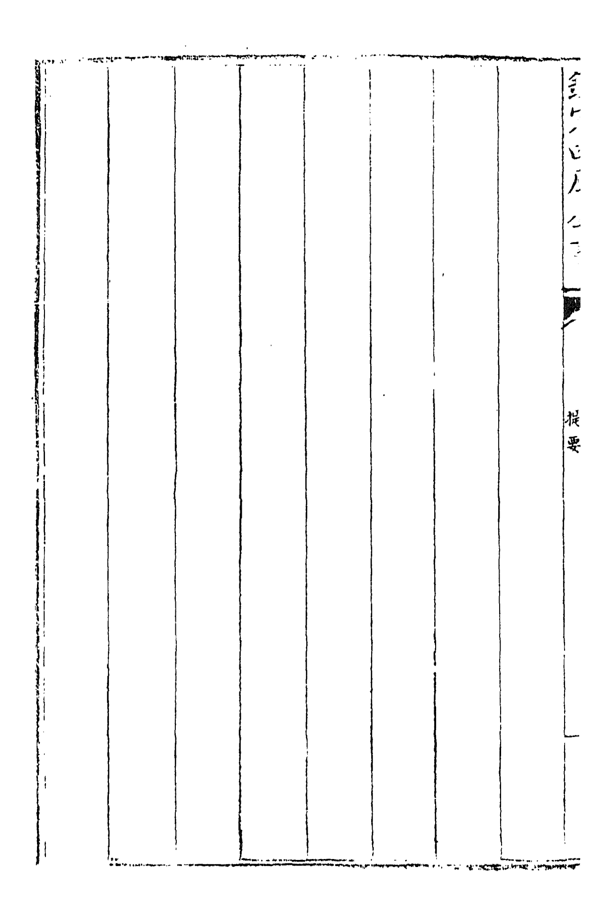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尚書句解十三卷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此書僅存元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尚書以古註疏及蔡沈集傳為宗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尚兼用孔傳迨其末流病古註疏之

繁而蔡傳遂獨立於學官業科舉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為啟迪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引據然隨文詮釋詞意顯明使殷盤周誥詰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此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矣亦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序

此序孔安國所作以其上古帝王之書為後世所慕尚故曰尚書序中言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知書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古者有伏犧氏即太皞也以木德王天下始畫八卦始畫乾坤艮巽震離坎兌八卦造書契造作書契謂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以相考合以代結繩之政以代上古洪荒之世結繩以識其政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由是文籍生焉因此而三墳五典之文籍以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三皇之書謂之三墳名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是其書之所言皆大道也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名謂之五典典常也）言常道也（是其書之所言者皆常行之道）至於夏商周之書（至於三代之書）雖設教不倫（雖禹湯文武設教不見倫類）雅誥奧義（要之雅正之誥皆有深奧之義）其歸一揆（如人之於射其歸於一揆度其的而已）是故（此所以）歷代寶之（經歷萬代莫不珍惜墳典訓誥之書）以為大訓（以之為大訓）八卦之說（如八卦之說文）謂之八索（其書名謂八索索求也）求其義也（所以求索八卦之義理也）九州之志（九州所說）謂之九丘（其書名謂之九丘）丘聚也（丘者聚集也）言九州所有（言九州所有之物）土地所生（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風氣所宜之物）皆聚此書也（皆聚載於九丘之書）

春秋左氏傳曰（春秋左氏傳有言）楚左史倚相（楚靈王時有左史倚相史官居左故曰左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號為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也）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即以謂上世帝王遺書不知其混殽）先君孔子（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尊其祖故曰先君）生於周末（孔子生於周衰之末）覩史籍之繁文（見八索九丘之書皆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恐覽而觀之者無所統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述而不改曰定遂乃定禮樂制度之舛錯以發明先世舊章典法）刪詩為三百篇（就而減削曰刪詩本三千篇削其不合於禮義者特存三百一十篇止言三百以成數言之者也）約史記而修春秋（準依其事曰約依魯史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

索因而佐成曰讃因伏羲畫之文王重之不可強改特佐成十翼則易道以明而八索之書不必用矣是以黜而棄之焉述職方以除九丘顯而明之曰述蓋職方者即周禮職方氏所掌皆九州所有夫子述其所職而載之於經則九丘之書亦不必用故刪除之討論墳典墳典之書傳之既久不無淆亂孔子討論而整理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上至三墳五典之書斷自唐虞獨取二典下至有周芟夷煩亂其間有雜亂難考之處皆芟除之而使至於平夷也翦截浮辭浮華無實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舉其宏綱綱綱之索但舉大綱而衆目自張撮其機要機弩之括但撮機括之至要非泛無所統撮七括反足以垂世立教誠足以垂示後世而立教於人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凡百篇凡有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皆所以發明張大二帝三王至治之要道示人主以軌範也以明後世人君出治之軌範如車之有軌所行皆由乎是如笵之有範所為不外乎是也帝王之制二帝三王之制作坦然明白平易明白可舉而行後世可舉而見於行三千之徒孔子三千徒弟並受其義皆傳受百篇之義及秦始皇及至秦王名政尊為皇帝以初併天下號為始皇滅先代典籍滅除先代經典文籍焚書坑儒焚古書坑儒士天下學士天下儒者逃難解散率皆隱身避世以逃患難分散於四方解音蟹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時孔子七世孫子襄安國以為先祖故稱我先人慮家書之不傳乃以藏於屋壁中也漢室龍興漢家繼秦如龍之興開設學校開設學校之久廢者

旁求儒雅徧求儒之雅正者以闡大猷以闡明大道濟南伏生濟南有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年過九十年過九十餘老不能行文帝詔鼂錯受之失其本經奈何遭秦火之餘散失其百篇本經口以傳授幸伏生記誦之熟以口傳授於鼂錯裁二十餘篇僅得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秦誓費誓凡三十三篇合除堯典舜典合為一臯陶謨益稷合為一盤庚三篇合為一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此二十八篇故謂之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以其為上古帝王之書謂之尚書名謂之尚書以其為後世所慕尚是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百篇之義百篇之文義世莫得聞世不得而

聞至魯共王
至漢景帝之子共王名餘封為魯王死謚曰共
好治宮室
存日居魯近孔子宅好修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
毀壞孔子舊宅壞怪
以廣其居
以廣大其所居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子襄所藏上古帝王之文
虞夏商周之書
乃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
及孔子所傳論語孝經
皆科斗文字
皆以科斗文其字科斗蝦蟇子也字形多頭麤尾細肚腹團圓似科斗
王又升孔子堂
共王又登孔子廟堂
聞金石絲竹之音
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聲以此神異
乃不壞宅
乃不敢毀其居
悉以書還孔氏
盡以其所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與傳論孝經還孔氏
科斗書廢已久
科斗之書始於倉頡其文至三代不改經秦火廢而不用至漢

則其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漢時人無有能知之者以所聞伏生之書安國乃以前所聞伏生口授之書考論文義考校論說古文之義定其可知者定其可知識者為隸古定為隸以寫古文而後定更以竹簡寫之又別更以竹簡寫之簡一尺二寸竹簡者以竹長一尺二寸為之更音庚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至此從以屋壁古文校定乃得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凡二十五篇伏生初得二十八篇今又增多此二十五篇是已得五十三篇矣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於五十三篇之中伏生又以舜典合堯典為一益稷合於皋陶謨益稷合皋陶謨為一篇盤庚三篇合為一盤庚三篇

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康王之誥合顧命為一篇復出此篇并序今依古經分堯典舜典為二篇益稷臯陶謨為三篇盤庚為三篇康王之誥顧命為二篇是於三篇復出此五篇并孔子所作書序自作一篇凡五十九篇總得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除序在外不以卷計由五十八篇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一篇同卷是減八卷矣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一卷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共一卷是又減四卷矣前減八卷後減四卷共十二卷以五十八卷除十二是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其餘如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皆錯亂而無序

摩滅而不明不可復通知悉上送官安國乃并與竹簡所寫五十八篇盡以上送於官藏之書府藏於秘府以待能者以待後世有能整理而讀之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安國時為武帝博士既考正古文以聞於帝又承詔旨為五十九篇之傳傳通釋解其意也於是遂研精覃思於是遂研覈精專覃靜思求其理博考經籍廣博推考羣經六籍採摭羣言於經籍中採摭衆言互相參考摭隻以立訓傳作為詁訓傳通其意約文申義其作傳之體則貴于約省其文而申明一書之義也敷暢厥旨以敷布宣暢其旨意庶幾有補於將來庶幾天下後世即其所傳以求聖經之旨有所補益耳書序即孔子所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序述所以為作書者之意昭然義見言其意義昭明

無隱宜相附近但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以序自作一篇列於百篇之後今安國從宜以序附近於正經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故引而分之各冠其本篇之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書本連序五十九篇今序既分則是損其一篇則定為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會值武帝末年淫惑鬼神崇信巫術有巫蠱事蠱者怪惑之名謂以藥毒害人與行符厭俗為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謂之巫蠱以蠱皆巫之所行也奸人江充因行其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使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已乃殺充武帝詔討之太子走奔壺關自殺蠱音古經籍道息故武帝好經籍之道至此滅息用不復以聞用是不復以所傳聞於上傳之子孫惟自傳於已之子孫以貽後代使之貽於後世之人行之若好古博雅君子

後世若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之君子與我同志與我同慕古之意亦所不隱也亦發明吾道庶幾傳而不至於隱蔽也

尚書序

尚書句解卷一

元 朱祖義 撰

堯典第一

堯書謂之典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是以典訓常蓋謂一書之中所載皆堯之常行也堯典於篇次實居第一然篇次之數非孔子之舊乃安國所定何以知之孔子所作書序舜典之後有汩作一篇九共九篇槀飫一篇其十一篇而後乃大禹謨堯典既第一舜典既第二又如此十一篇為孔子所定則大禹謨當第十四今乃云第三是知篇次之數安國所定

虞書

堯唐帝也書應謂之唐今云虞書者蓋其初堯典實題為唐舜典實題為虞禹謨實題為夏今三篇俱謂之虞書者非史之舊乃孔子定書之後序正也何以知之左傳莊八年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襄二十八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莊襄之時夫子未序正禹謨實謂之夏書則堯典於孔子未序正前亦謂之唐書明矣雖然孔子於三聖之書雖不仍舊貫而必為之序正不俱謂之唐不俱謂之夏必謂之虞者蓋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實守一道故序正其書使同其題號者書同則道同也夫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以虞名書則上可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之道混然一致略無間斷

夫子之意顧不深歟

孔氏傳

孔安國孔子十一代孫也武帝時古文尚書厄於秦火而復出帝以其家書詔安國作傳其所

注解謂之傳也

昔在帝堯古者在於帝堯之時聰明文思其聽聰其視明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思謂光宅天下以其有是四德故居天下萬民之上而甚光顯也將遜於位將退遜于位也讓於虞舜禪於虞舜作堯典於是作堯典書書序本自作一篇列於百篇之後鄭玄馬融王肅皆以為孔子所作然觀其領略大意而盡於數言至於一字不可增損蓋聖人之文非吾夫子莫能為也本在百篇之後今冠於每篇之首者安國之所分也

堯典此二字史臣之舊題古者序自為一篇故每篇首揭其題以為一篇之目孔安國引序冠篇首因存而不去故今書諸篇皆重言本目也

曰史臣言若稽古帝堯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曰放勳謂能依倣上古之功欽明文思其行已也

敬其遇事也明發于政事而其文煥然運于心術而其思湛然安安堯乃安安然初不矜耀其有是功有是四德允恭克讓方且信于盡恭而非偽誠于遜讓而非假光被四表故其功德之光輝被及于四方之外格於上下格而至于塞乎天地之間克明俊德能明一已之大德以親九族以是德親睦九族如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茲其所以為九族也若以高祖至玄孫為九族則高祖非已所逮事玄孫亦非已所及見果何以親而睦之耶九族既睦則九族盡和睦平章百姓以是德平和章顯百官族姓自其分職率屬而言之曰百官自其分姓受氏而言之曰百姓百姓昭明百官族姓皆精白以承休德而名揚乃職協和

萬邦以是德合和天下萬邦之民黎民於變時雍衆民大變於善時臻雍和乃命羲和堯乃總命處羲和之職者林少穎以謂下文言咨汝羲暨和則羲和似人名余以經考之胤征言羲和廢厥職夫堯與仲康之時相去如此其遠若果人名豈有堯時人名羲和仲康時人亦名羲和耶要之羲和乃官職名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也在顓帝時其職名重黎自堯以至夏其職名羲和故楊子雲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和即重黎也然下文又言羲仲和仲羲叔和叔蓋分掌四時相繼相承如伯仲叔季也以此別其次序欽若昊天使之敬順昊天之日月星辰歷象日月星辰歷以步其數歷者書也如洪範之歷數以紀日月星辰之先後者象以占其象象者器也如舜典之璣衡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者敬授人時以考究天時以敬授於人分命羲仲又分命處羲仲之職者掌春也宅

嵎夷曰暘谷 居正東嵎夷之地禹貢嵎夷既略亦在青州之正東謂之暘谷以日出於東山谷皆明也嵎隅 寅賓出日 寅敬賓迎出日於東若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 平秩東作 春屬於東必均平秩序春時農作之事 日中星鳥 春分之時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半而鶉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 以殷仲春 以此可以正仲春之氣曰孟曰仲曰季舉仲而言蓋取中氣之得其正 厥民析 其民於此時分析在田以耕以耨析音昔 鳥獸孳尾 鳥獸於此時乳化而交接孳字 申命羲叔 申命處羲叔之職者掌夏 宅南交 居正南交趾之地史記五帝紀言黄帝之地南至交趾是也 平秩南訛 夏屬於南必均平秩序夏時化育之事自苗而實即物之變化 敬致 敬以致其日之至周官言春夏致日左氏言日官居卿以致日蓋聖

人南面視因其夏至之日至而致之以驗時氣之中也日永星火夏至之日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大火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謂之日永星火此舉十二次也以正仲夏以之可以正仲夏之氣曰孟曰仲曰季舉仲而言蓋取中氣之得其正也厥民因其民於此時因春所耕以耘以耔鳥獸希革鳥獸於此時毛羽希少而改革分命和仲分命處和仲之職者掌秋宅西曰昧谷居正西隴西之縣謂之昧谷以日出於西山谷皆暗寅餞納日寅敬餞送入日於西若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是也平秩西成秋屬於西必均平秩序秋時成熟之事宵中星虛秋分之時晝夜相半各五十刻而虛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以殷仲秋以此可以正仲秋之氣曰孟曰仲曰季舉仲而言蓋取中氣之得其正也厥民夷其民於此時已見收成其心和平而樂易鳥

獸毛毨鳥獸於此時毛羽更生而整理毨銑申命和叔重命處和叔之職者掌冬宅朔方曰幽都居正北之方而謂之幽都即幽州也史記五帝紀言黃帝之地北至幽陵亦是此地共工亦流於此平在朔易冬屬於北必均平考察冬窮改歲之事日短星昴冬至之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謂之日短星昴此舉二十八宿也以正仲冬以此可以正仲冬之氣曰孟曰仲曰季舉仲而言蓋取中氣之得其正也厥民隩其民於此時入居於隩暖之處鳥獸氄毛鳥獸於此時又生氄細之毛以自温氄宂帝曰堯言咨汝羲暨和咨命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一年計三百有六十有六日號為三百六十日積分餘六日有十二箇月六箇月小又餘六日一年實有三百

五十四日共餘十二日第二年又餘十二日第三年又餘十二日共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閏一月猶餘六日所謂三年一閏是也第四年又餘十二日第五年又餘十二日連前所餘六日共三十日又閏一月所謂五年再閏是也而四時由此而定歲功由此而成

允釐百工然後百官信以治事庶績咸熙故衆官之功績皆熙然而廣大

帝曰堯言疇咨若時登庸有誰可命順是登庸之任將登而用之使居帝位

放齊曰放齊言胤子朱啟明嗣子丹朱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史記亦云嗣子丹朱

帝曰吁堯言吁而怪疑之嚚訟可乎謂丹朱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具可授以天下乎嚚音銀

帝曰堯言疇咨若予采有誰可命順我百揆之事將用為相

驩兜曰都驩兜言都而歎美之共工方鳩僝功謂今為共工之官者方始鳩聚著見

具功可選用也共恭僝仕簡反帝曰吁堯言吁而疑怪之靜言庸違謂為共工者言不顧行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象恭滔天又象貌恭敬而心則傲狠自大如水之滔滔漫天帝曰堯言咨四岳命主四方方岳之職湯湯洪水方割大水湯湯逆流沸騰方為世害蕩蕩懷山襄陵蕩蕩然泛濫山之高者懷而包之陵之卑者襄而上之浩浩滔天其聲浩浩然有滔天之勢下民其咨天下之民皆咨嗟困苦有能俾乂有能治水者將使治之僉曰於四岳於是采衆人之言先歎而美之於烏鯀哉然後薦鯀謂其才可用鯀音衮帝曰吁堯吁而疑怪之曰咈哉言其違戾而不可用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方猶放放棄教命圮壞族類傾陷忌刻之人也圮音痞岳曰四岳言异哉然則已矣乎异音異

試可乃已但試其可治水則已無求其他帝曰堯姑順四岳之意而戒之曰往欽哉可往治水當處之以敬九載績用弗成其功用果歷九年而弗成帝曰堯言咨四岳命主四方方岳之官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自唐侯陟天子之位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汝能庸命汝四岳能用我之命巽朕位我將巽汝以朕位岳曰四岳言否德忝帝位已之不德適所以忝辱帝位曰堯言明明揚側陋如此則汝當明明然舉揚僻側淺陋之處賢者師錫帝曰四岳遂率衆人共與帝堯言之有鰥在下曰虞舜有無妻而鰥者在下謂之虞舜可以當帝位虞其氏舜其名後因以虞為國號帝曰俞堯答曰然予聞如何我亦聞其名但未知為人何如岳曰四岳言瞽子舜乃瞽者之子舜父本有

目以其不能分別善惡時人謂之瞽父頑舜父心不則德義之經母嚚舜母口不道忠信之言

象傲舜弟名象又傲慢而不恭克諧以孝舜皆能諧和之以孝道烝烝乂使之進進以善而自治不格姦不至於為姦惡以害舜帝曰堯言我其試哉我且試舜以考其行績

女于時於是以二女女之以女適人謂之女女去觀厥刑于二女觀其如何以禮法刑制二女

釐降二女于嬀汭舜果能以禮法制之降下二女於嬀水北而居之嬀龜汭音芮嬪于虞帝女雖貴從夫而居行婦道於有虞之族也帝曰堯美之曰欽哉果能相敬也

舜典第二此書所載皆舜之常行可以為萬世之常法故謂之舜典

虞舜側微虞其氏舜其名後因以虞為國號舜初處僻側之地微賤之中堯聞之聰明堯聞其聽聰其視明將使嗣位將使繼帝位歷試諸難歷歷以諸難行之事試之作舜典於是作舜典書舜典此二字史官之舊題曰史官之言若稽古帝舜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舜曰又言重華協于帝堯有此光華之德舜能重之亦有此光華之德合協于堯而無異濬哲文明其德濬深宏也哲睿哲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恭允塞溫粹和也恭恭敬也允信當也塞充實也玄德升聞凡八者即元德也舜雖潛幽遠處而實升聞於天朝乃命以位堯乃命之以官位慎徽五典以之任司徒之職而謹慎徽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教五典克從五典之教皆能順從初無違教之人也納于百揆納之

於宰相之職而揆度百官之事百揆時叙百揆之事一時皆得其次序而無廢事賓于四門以之賓迎諸侯于四門四門穆穆四方諸侯來朝者皆和穆而又穆納于大麓堯以水為忠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也烈風雷雨弗迷暴風雷雨大至而舜不迷惑天地鬼神亦或有相之者太史公亦謂山林川谷烈風雷雨舜行弗迷帝曰堯言格汝舜至汝舜詢事考言謀汝以事而察汝之言乃言底可績汝之言皆能致行而可以立功三載汝陟帝位三年使汝舜升帝位舜讓于德弗嗣舜乃遜于有德之人不肯陟帝位以繼堯正月上日舜既讓而堯不許舜乃以正月初一日受終于文祖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宗廟在璿璣玉衡以璿玉為璣以玉為衡璣畫天文於其上可以運轉衡如簫管之狀

舜察璣衡以齊七政以齊上天日月五星之七事使如璣衡所畫之軌度不如則為變異而不齊也肆類于上帝遂以物之類天者祀上天而告以陟位之事如天之色蒼則祀以蒼璧天之體圓則祀以圜丘禋于六宗精意以享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六者之可尊者望于山川山川既遠則望而祭之徧於羣神以至祀典不載皆徧及之輯五瑞輯斂收聚五等諸侯所執之玉既月盡正月一月乃日覲四岳羣牧乃日朝覲四岳羣諸侯以觀其能否班瑞于羣后果皆賢無所貶黜然後以五瑞復還諸侯歲二月東巡狩舜乃於一年之間二月春之仲月春之中也往東方巡省守土諸侯至于岱宗柴至于東岳岱山為衆山之尊者燔柴以告至所以告天也望秩于山川又望東方山川之神以序而祭之肆

覲東后肆覲見東方之諸侯協時月正日因而於四時之節氣月之小大必以王朝之正朔考而合之日之甲乙必以王朝之正朔辨而正之之則歷法定矣同律度量衡然後律度量衡可考而知度量衡生乎律而律之十二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又生乎律之十二辰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故舜欲律之十二度之分寸丈尺量之龠合升斗衡之銖兩斤鈞考而校之使遠近内外均同如一必先協時月正日也修五禮修明吉凶賓軍嘉之五禮五玉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各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各五寸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而不失其時一死士執雉取其守死而不失其節贄五等諸侯與其國之卿大夫士各以其所執贄見於天子贄猶言至執之以自

至也贄至如五器亦如輯五瑞之器卒乃復終乃復還之五月南巡守五月夏時之中舜往南方巡省守土諸侯至于南岳至于南岳衡山如岱禮其燔柴以至於諸侯卿大夫士贄見於方岳之下皆如岱宗之禮八月西巡守八月秋時之中舜往西方巡省守土之諸侯至于西岳至于西岳華山如初如其初岱宗之所行十有一月朔巡守十一月冬時之中舜往北方巡省守土之諸侯至于北岳至於北岳恒山如西禮又如西岳之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既畢然後歸還京師至于文祖之廟其牲用牛以告至也五載一巡守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出巡守四岳之諸侯羣后四朝由四年侯綏要荒之諸侯各以一年朝天子于京師惟畿內甸服之諸侯執事于王庭朝夕見焉故無侯於朝敷奏

以言諸侯來朝者各數陳進奏其言明試以功因其言而明著以試其果有功車服以庸然後錫之車與服以顯其可用如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是也肇十有二州洪水之初禹別九州州水土既平舜始分為十二分冀為幽為并分青為營封十有二山服十二州之山至高大者以為疆域之表識濬川深十二州之川以通其流使無壅塞象以典刑象者垂以示人蓋示民以常刑使知所避即周官垂刑象于象魏流宥五刑人有罪據其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流之遠方以寬恩劓剕宮大辟之五刑鞭作官刑官事不治則立鞭箠之法以為治官之刑即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是也扑作教刑有學校之間不勤學道則扑之以為教導之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普

卜反**金作贖刑**人有過誤又作贖刑使入金以贖罪若呂刑所謂大辟疑赦其罰千鍰等所罰之金即今之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周官攻金之工六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皆金名贖音蜀**眚災肆赦**已所誤為為眚因人致罪為災縱緩自怠於為事為肆三者情輕舜赦之眚省**怙終賊刑**怙恃其惡終於為惡賊害其人此三者情重舜刑之怙戶**欽哉欽哉**敬而又敬**惟刑之恤哉**惟刑之憂恤惟恐其或濫**流共工于幽洲**共工象恭滔天故放流之幽洲之地流者移其居處若水之流**放驩兜于崇山**驩兜黨共工其罪同故放之崇山放者使之自治**竄三苗于三危**三苗貪冒無厭故竄之三危之地竄者投弃之名**殛鯀于羽山**鯀九載績用不成故殛之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罰此四罪而得其當故天下皆心服**二十有八**

載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求禪試舜三年一在七十年之中自正月上日舜居攝至堯崩又二十八年凡壽一百二十四歲帝乃殂落堯乃䰟氣升于天而殂體魄降于地而落百姓如喪考妣百姓思之如失父母三載三年之間四海遏密八音四海之內皆遏絕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八音月正元日舜服堯喪三年已畢乃於正月初一日舜格于文祖舜至文德之祖廟告以即位詢于四岳有事則詢問於在內四岳之大臣闢四門闢四方之門以來四方之賢者明四目明四方之目以視四方之事達四聰達四方之聰以聽四方之言咨十有二牧咨命在外十有二牧養民之諸侯曰告之曰食哉惟時欲民之粒食足當使之因時以趨農柔遠能邇以柔道懷遠人則能治邇人敦德允元敦崇

有德之人信任元善之人而難任人以難任用人材不敢輕易也蠻夷率服則南蠻東夷莫不相率而來朝舜曰舜言咨四岳咨言四岳之大臣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有人能奮起其功廣充之事者使宅百揆使之居宰相之職以揆度百官之事亮采惠疇明其掌治掌教掌禮者之事各順其類而率屬僉曰衆人同詞而言伯禹作司空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已有功可用案國語云有崇伯鯀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必是禹代鯀為崇伯故謂之伯禹帝曰俞舜言俞然其舉以咨禹於是咨命禹汝平水土汝平治水土實有成績惟時懋哉今居是百揆之職必能勉禹拜稽首禹乃首至地為稽首而拜讓于稷契暨臯陶讓于稷契與臯陶契音薛帝曰俞舜言俞以然之汝往哉汝可往居百揆之職

帝曰棄棄稷之名因其生時棄之隘巷寒氷平林故名以棄舜命曰黎民阻飢黎民之艱阻者在於飢餒汝后稷播時百穀汝居稷官當教民播種是百穀帝曰契舜命契曰百姓不親百姓不相親睦五品不遜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五者尊卑品秩之序皆不相順汝作司徒命汝為司徒之官敬敷五教在寬以敬敷布五常之教於天下在於以寬待之不可急迫帝曰臯陶舜命臯陶曰蠻夷猾夏今蠻夷猾亂華夏寇賊姦宄肆為攻劫之寇殺人之賊在內曰姦在外曰宄汝作士汝為士師之官掌刑以治之五刑有服墨劓剕宫大辟之五刑各有所從犯其罪者從其刑五服三就五刑既各有所從則就所在者有三大罪就原野大夫就朝士就市五流有宅有情可恕者又制為五等流法以宥

之而各有所處五宅三居五流之所處有三居大罪居四裔其次居九州之外其次居千里之外惟明克允惟能審其刑而後能允當人之罪帝曰舜言疇若予工誰能順我百工之事僉曰衆人同辭而舉垂哉垂可勝任帝曰俞舜言俞以然之咨垂於是命垂汝共工汝當恭謹百工之事垂拜稽首垂乃首至地為稽首而拜讓于殳斨暨伯與讓于殳斨與伯與二臣殳殊斨鎗帝曰俞舜然之曰往哉汝諧垂可往居此職汝能諧和其事帝曰舜言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誰能順我山澤草木鳥獸之事順者以時而取之也僉曰衆人同辭而舉益哉帝曰俞舜然之咨益於是命益汝作朕虞汝可為我虞官益拜稽首益首至地稽首而拜讓于朱虎熊羆讓于二臣

帝曰俞舜然之曰往哉汝諧益可往居此職汝能諧和其事帝曰舜言咨四岳命四岳大臣有能典朕三禮有能主我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三禮者我命之僉曰衆人同辭而舉伯夷伯夷可勝任帝曰俞舜然之咨伯於是命伯汝作秩宗汝為秩宗之官謂以序祭祀而尊崇三禮夙夜惟寅惟早夜寅敬直哉惟清正直而不溺清潔而不汙伯拜稽首伯夷首至地為稽首而拜讓于夔龍讓于二臣帝曰俞舜然之曰往欽哉汝可往居此職敬以處之帝曰夔舜命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命汝主樂教長子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即此職也直而溫此下即教以樂德蓋直者常勁正而

不溫和故因直而教以溫也寛而栗寛者常怠緩而不莊栗故因寛而教以栗剛而無虐剛強常失於苛虐故因剛教以無虐簡而無傲簡易常失於傲慢故因簡教以無傲詩言志此下即教以樂語也蓋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是詩所以言志歌永言言不足而嗟歎永歌是歌所以永長其言聲依永人聲有洪纖高下樂聲有宮商角徵羽故樂聲常依隨永言而作律和聲又以十二律和樂之五聲八音克諧然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單出為聲雜出為音不諧和無相奪倫無相奪其倫理神人以和足以感人與神之和則冑子之德安得不歸於中和夔曰夔自述作樂之效而言於予擊石拊石石磬樂之難和也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此知樂之和由石聲而依之也於我大以擊之小以拊之和其

所難和　百獸率舞　則百獸之難感也今也聞樂之聲率舞于前自有以感物之所難感　帝曰　龍　舜命龍曰　朕堲讒說殄行　我疾惡小人為讒邪之言殄絕君子之行堲情入殄田上行去聲　震驚朕師　震動驚恐我衆　命汝作納言　命汝為納言之官　夙夜出納　早夜之間出上之言於下使臣民於人君之德意志慮無不畢達納下之言於上使人臣於下之缺諷刺無不周知上下情通則讒說自止　朕命惟允　我以是命汝汝惟信以行之　帝曰　舜言　咨汝二十有二人　命汝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居職者合四岳十二牧為二十二人　欽哉　敬哉　惟時亮天功　惟因時而明天之事如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刑曰天討無非天命也　三載考績　三年之後考爾之功　三考黜陟幽明　至於三考九年升陟有功者以顯明其功退黜無功

者於幽隐之地使庶績咸熙如此則衆功皆廣矣分北三苗其時惟三苗弗即功已竄其君於三危今又久而不悛於是分別北背其黨北音背舜生三十年在側微之中徵庸三十堯召用歴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在位五十載堯崩服喪三年其一年已在三十之數又在位為天子五十年是為舜壽一百一十二歲陟方乃死然後升遐而死帝釐下土此下乃十一篇亡書序謂舜經理天下之土方設居方隨方而設其居方之法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別生分類別其族姓之生使知尊祖分其合族之類使知相從別釐作汨作於是作汨作之書其書雖亡大意言治民之功興汨骨九共九篇於是作九共之書九篇其書雖亡大意言九州土地所生不同其貢物亦異共音恭槀飫於是作槀飫之書其書雖亡大意言勞賜

斯民亦
厚棄㢤

尚書句解卷一

尚書句解卷二

元 朱祖義 撰

大禹謨第三

序書者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君子亦曰禹以功臯陶以謨不聞禹有謨也今此篇以大禹謨名詳觀所載又皆非大禹之言大禹不過克艱與六府三事數語而已何也禹非不能言所謂謨者即言其所能行臯陶非無功所謂功者即行其所能言聖賢之德其可以一端求歟

臯陶矢厥謨臯陶矢陳其謨陶揺禹成厥功禹成其功帝舜申之帝舜重美二子作大禹臯陶謨益稷於是作此二篇之書大禹謨舊竹簡所標之題曰

若稽古大禹史官言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謂其有文德之教命布于四海祗承于帝能祗敬繼承帝舜之治曰禹言后克艱厥后君盡君之道而能難於為君臣克艱厥臣臣盡臣之道而能難於為臣政乃乂則政乃治而政教禮刑無不理黎民敏德由是衆人皆敏疾於修德帝曰俞舜言俞以然之允若茲惟允信能如此嘉言罔攸伏故人有嘉謨嘉猷皆入告于上而無所隱伏野無遺賢草野中有賢皆得仕於朝而無所遺弃也萬邦咸寧萬邦以此皆安稽于衆允猶稽考於衆人以訪政治之得失舍己從人舍己所謀以從人所謀不虐無告民窮而無告者允則哀矜之而不虐不廢困窮士之失職困窮在下者允則任用而不廢惟帝時克

凡此惟堯是能益曰都益於是言都以申美帝堯帝德廣運謂堯德大於運用其於前數者亦優乃聖乃神故自大而化之而言乃謂之聖自聖不可知而言乃謂之神乃武乃文自武之可畏而言乃謂之武自英華外發而言乃謂之文皇天眷命由是皇天眷佑而命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盡有四海之廣而為天下之君禹曰禹乃言惠迪吉從逆凶從逆而行則吉變為凶惟影響吉凶之來如影隨形響應聲信乎順道而行則天應以吉益曰吁益遂吁嗟而言戒哉謂人君所以順道而不儆戒從逆者亦自儆戒而得儆戒無虞當儆戒於無事可度之時罔失法度無失法度而紛更舊章罔遊于逸無遊于逸罔淫于樂無過于樂任賢勿貳知其賢而任之必專不可有所貳去邪

勿疑知其邪而去之必決不可有所疑疑謀勿成去邪而疑必待謀之於人則勿成之矣百志惟熙儆戒如此則百為之志既廣且明何向不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無違道以干求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逆百姓以從己所欲咈音弗無怠無荒惟無怠惰無荒忽四夷來王則是聖君在上四夷莫不來朝享而尊為王

禹曰於禹於是歎美而言於音烏帝念哉舜其念於心而不忘者無他德惟善政以德為政斯為善政政在養民所謂善政惟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六者所以養民之身也疏鑿鑽灼使水火適其用冶鑄熇爍使金木成其材墾闢播種使土穀全其利而六府無不修矣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三者所以養民之心也正民之德使無偏而無黨利民之用使

求得而欲從厚民之生使家給而人足而三事無不和矣九功惟叙合之為九功修和而得其叙九叙惟歌九者得其叙則民皆頌而歌舜之戒之用休然後警戒之以休美使知勤於此者有無窮之美利董之用威董督之以威使知怠於此者有可畏之刑威勸之以九歌復以前日九叙之歌勉之使之歌詠其事樂而忘勞俾勿壞凡此皆所以使民共起修和九功而勿壞帝曰俞舜聞禹言信而然之地平天成謂在地之水土既平在天之時既成六府三事允治六府三事信乎其治萬世永賴為萬世永賴皆而無所終窮是時乃功汝治平水功致之帝曰舜言格汝禹至汝禹朕宅帝位我居帝位三十有三載舜至六十二始即位至此三十三年壽九十五矣耄期倦于勤禮記八十九十曰耄

百年曰期頤期要也頤養也謂年老不知衣服食味惟要孝子頤養實倦怠於勤勞之事**汝惟不怠**汝惟不倦怠**總朕師**總攝我眾民**禹曰**禹答云**朕德罔克**我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民不依附我**皐陶邁種德**皐陶遠種其德如農之種植**德乃降**德乃下及於民**黎民懷之**眾民皆懷歸之**帝念哉**舜當念念於皐陶而不忘**念茲在茲**念其可受此位者惟在此皐陶**釋茲在茲**捨皐陶之外求之餘人無有及於皐陶則可受此位者亦在此皐陶**名言茲在茲**名言於口以為在此皐陶**允出茲在茲**信出於心亦以為在此皐陶**惟帝念功**惟舜當於此念其功而用之**帝曰皐陶**舜於是稱美皐陶而命之曰**惟茲臣庶**惟此羣臣庶民**罔或干予正**無或有一人敢犯干五常之正理者**汝作**

士實惟汝皋陶作士師之官明于五刑能明審于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以弼五教以佐五常之教所不逮期于予治其所期望者直期如我之欲治刑期于無刑施刑之際必欲天下皆為君子長者之歸可以致無刑之效民協于中民皆合於中道無一夫犯法者時乃功是汝皋陶之功懋哉可不勉哉皋陶曰皋陶又復歸功於舜而言帝德罔愆叶中之效實本於帝德無愆過而適中臨下以簡欲能臨涖其下以簡略御衆以寬御治其衆以寬恕罰弗及嗣罰止其身不及其嗣賞延于世賞不止一身而延及後世宥過無大過誤而犯雖大罪亦在所宥刑故無小故意而犯雖小罪亦在所刑罪疑惟輕可以刑可以無刑罪之可疑也罰疑從去故惟輕功疑惟重可以賞可以無

賞功之疑也賞疑從予故惟重與其失不辜寧失不經與其殺無罪之人寧可失不常之罪而不及誅好生之德由是帝舜好生惡殺之德洽于民心決洽于民心兹用不犯於有司於此民皆知自愛用不犯有司之法帝曰帝再申美皋陶之功而言俾予從欲以治使我得以從所欲而治四方風動四方之民如風動而草偃日趨於善惟乃之休實汝之美帝曰來禹舜命禹來洚水儆予天以洪水為災儆戒於我成允成功汝之治水自信其必能成功惟汝賢所以惟有汝賢克勤于邦能勤勞于邦克儉于家能節儉于家不自滿假不自盈且大惟汝賢惟有汝賢汝惟不矜汝惟不以其能誇耀於人天下莫與汝爭能則天下自莫有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汝惟不以其功誇大於人天下莫與汝爭功則天下自莫有與汝爭功予懋乃德此我所以懋勉汝之德而使汝不已嘉乃丕績嘉美汝之大功不敢少忘天之歷數在汝躬以天之歷數推之君位當在汝之身汝終陟元后汝終升大君之位人心惟危柰何人君惟有一心人欲之役於心者既危而難安道心惟微則天理之存於心者遂微而易泯惟精惟一吾惟精專而不雜純一而不二允執厥中信以執其中道斯可矣無稽之言勿聽然無所考合於古而言者謂之私言亦足以惑吾之中也吾則不聽弗詢之謀勿庸無所詢訪於衆而謀者謂之私謀亦足以惑吾之中也吾則不用可愛非君可愛者非君乎可畏非民可畏者非民乎衆非元后何戴苟民不愛君則

衆非長君何所奉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君不愛民則君非衆人無與守欽哉君民相須

如此汝不可不欽敬慎乃有位以謹守汝所有之位敬修其可願以敬修汝之所可願

欲者四海困窮苟四海之民至于困窮無告而不恤天祿永終則人君所享之天祿長絶

矣惟口出好興戎惟口之所發或出好以賞善或興戎以罰惡一定而不可變朕言

不再則我之所以命禹者亦一定而不可易豈可再乎禹曰枚卜功臣吏可

歷歷以有功之臣卜之若枚數然惟吉之從惟其吉者從之帝曰禹辭命禹官占

且帝王立卜筮之官於卜占之際惟先蔽志惟先蔽以在已之志昆命于元龜然後

始命于大龜以卜之朕志先定今我之志具欲禪禹者已先定於中矣詢謀僉同又詢

(謀咨問於衆人其致意於禹者衆皆同辭矣)鬼神其依(鬼神依隨其所謀)龜筮協從(故見於卜龜筮筴之際無不合從)卜不習吉(汝又欲使我枚卜夫再三瀆瀆則不告豈有重卜重吉哉)禹拜稽首固辭(禹首至地為稽首而拜堅以辭之)帝曰毋(舜言毋以禁止之毋音無)惟汝諧(惟汝能諧和其事)正月朔旦(乃以明年正月一日)受命於神宗(禹受命於堯廟祭法曰有夏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率百官若帝之初(率百官若舜攝位之初在璿璣而下是也)帝曰咨禹(舜命言禹)惟時有苗弗率(向者已遷有苗之君于三危惟是有苗之惡黨又不率教)汝徂征(汝禹可往征之)禹乃會羣后(禹乃會聚羣諸侯兵)誓于師曰(誓于衆曰)濟濟有衆(有衆濟濟而盛)咸聽朕命(皆聽

我誓命蠢茲有苗今蠢動作亂者惟此有苗苗蠢春允反昏迷不恭昏昧迷惑不敬上帝命侮慢自賢輕忽上之教命而自以為已賢反道敗德反正道而從邪道敗棄在已之德而不修君子在野君子則棄在野小人在位小人則用在位民棄不保民既棄之而不與守國天降之咎天亦降下災咎而不恤肆予以爾衆士故我以爾等衆士奉辭伐罪奉其可伐之辭以伐彼可伐之罪爾尚一乃心力爾庶幾一爾心力其克有勳則能有成功矣三旬苗民逆命禹奉帝命討罪以師臨之一月有苗之民乃奉迎帝命而來服如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皆解逆為迎是有苗之民雖迎逆順從其命令有苗之國君黨惡則未服益贊于禹曰故益乃贊佐于禹曰惟德動天

天雖遠矣惟德可以感動無遠弗屆德無遠而不至況有苗乎滿招損苟自滿則適以招損謙受益惟自謙則可以受益時乃天道虧盈益謙是乃天道之常禹宜以謙沖為德不與苗較則苗自服帝初于歷山且如舜初以側微居歷山往于田往耕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日日號泣哀籲于旻天以不得意于父母負罪引慝惟自負荷其罪引咎于己祗載見瞽瞍一旦舜敬以其事見瞽瞍夔夔齋慄夔夔然恐懼而有齋莊嚴慄之容瞽亦允若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況有苗乎至誠感神且幽而莫測為神可以至誠而感動矧茲有苗況此有苗小人耳反而自修何憂不格禹拜昌言曰俞禹於是拜受益之善言俞以然之班師振旅遂還師於有苗之國整理其衆而歸帝乃誕

敷文德舜乃大布文德以懷來之舞干羽于兩階舞干羽於賓主之兩階即文德也所以示偃武修文之意干楯也羽翳也皆舞者執之以修闡文教七旬有苗格故有苗國君之惡黨知舜待我之厚其退省至乎七旬乃舉國而至

皋陶謨第四此篇其初因禹之問答其後皆皋陶所陳之謀謨可為萬世帝王之法故名之以皋陶謨

皋陶謨孔子於大禹謨總序此篇故此篇只從古書所揭之題起陶揺曰若稽古皋陶史官言順考古道而行之者皋陶曰允迪厥德皋陶告大禹曰凡為臣欲以至誠啟迪人君之德者謨明弼諧必須所進之謨明然後其所輔弼自然諧和於人主之前不至詆訐太甚禹曰

俞禹於是信其言如何問其當如何臯陶曰都臯陶言都以美其問愼厥身修謂不過告人君以詳其身之所修思永思為長遠之計惇叙九族厚以次叙九族則家齊矣庶明勵翼衆明之臣勉勵輔翼則國治矣邇可遠在兹夫近而吾身以至家國既可如是而治然後遠而治天下不外乎此道則天下平矣禹拜昌言曰俞禹於是拜臯陶之善言俞以然臯陶曰都臯陶又推廣其義先美而後言在知人為治之道在於知人而無一賢之不察在安民在於安民而無一民不得其所禹曰吁禹於是嘆而言咸若時知人與安民皆順是二者而行惟帝其難之雖堯尚以為難知人則哲蓋知人則在於明哲能官人然後能官使人才安民則惠安民則在於恩惠黎民懷之然後

衆民懷能哲而惠惟帝先能盡己之哲以知人善任使如孟子所謂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將歸之則承流宣化者各任其職而恩惠足感黎民之懷何憂乎驩兜則黨惡如驩兜何必憂之何遷乎有苗頑如三苗何必遷之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言令色靜言庸違其險壬如共工何必畏之皐陶曰都皐陶又先美而後言亦行有九德知人雖難在於知其人所行之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然後言論其人有九德乃言曰乃敢言論曰載采采此人之德見於行某事行某事歷歷指實而言之禹曰何禹問何謂九德皐陶曰皐陶言寬而栗寬者易失之縱必貴於莊栗柔而立柔者易失之懦必貴於有立志愿而恭淳朴謹愿者常略於外貌必貴於恭肅亂而敬有治亂之才者常恃才輕物必

貴於莊敬擾而毅循理安分之人多失於無斷必濟以果毅直而温直情徑行之人多失於不能容物必濟以温和簡而廉簡率之人常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貴於廉剛而塞剛者當行而行無所避忌然多色厲而內荏故貴于塞實彊而義強者執己所是不為衆撓然多動不合宜故在於義彰厥有常吉哉人君當彰顯擢用九德之中有常善而不變者即立政庶常吉士是也日宣三德治一家者其事略卿大夫當日宣達夫人有九德之三者夙夜浚明有家使之夙夜深明所有一家之事浚峻日嚴祗敬六德治一國者其事詳諸侯當日日嚴之祗之敬之以用夫人有九德之六者亮采有邦使明其事於所有之邦翕受敷施至於天子有天下比侯國又詳故必合衆人之有九德者受之以敷布施於列職之間九德咸事如此則九

德之人皆趨於事俊乂在官俊而有德乂而有才者皆在官百僚師師百官僚屬皆相師法百工惟時以之治百事皆得其時撫于五辰故能順金木水火土之五辰木王春火王夏金王秋水王冬土王四季百事皆因時而作庶績其凝宜衆功之有成無教逸欲有邦人君所為諸侯所法無教安逸縱欲於有邦之諸侯兢兢業業惟當兢兢而戒謹業業而恐懼一日二日萬幾誠以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事之繁安危治亂之機常存於細微之際無曠庶官不可曠廢衆官天工人其代之以人君所治皆天之事必須人以代治之天叙有典天次叙人所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道勅我五典五惇哉天雖序之必須人以代天勅正我之五典然後五典有惇厚之風天秩有禮天秩叙人有吉凶軍

賓嘉之五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雖秩之必須人以代天因我之五禮然後可以常行而不惑同寅協恭和衷哉君臣可不同其寅畏叶其恭謹和其衷善相與共成典禮哉天命有德以至有德者天所命五服五章哉必人代天彰之以五等之服天討有罪有罪者天所討五刑五用哉必人代天用之以五等之刑政事懋哉懋哉如是則人君於刑賞之政事可不勉而又勉哉天聰明況天至聰明自我民聰明乃因我民視聽為聰明天明畏天至明畏自我民明威因我民好惡為明威達于上下天位乎上民位乎下當相通達敬哉有土有土之君位乎天民兩間可不敬哉皋陶曰皋陶又告禹曰朕言惠我言順理可厎行可致而行禹曰俞然之乃言厎可

績汝言豈但可行致而行之必有成功皋陶曰皋陶又言予未有知行我之言成功實在禹我未有所知思曰贊贊襄哉但心之所思口之所言惟欲相成禹之功而已

益稷第五書之名篇未嘗有以二臣共一篇者以益與稷道同德合無有異志故以名其篇

益稷二字史官舊題帝曰舜曰來禹呼禹來汝亦昌言汝亦陳善言禹拜曰都拜而歎美帝予何言先稱帝而後謂皋陶之謨既已盡善我復何言予思曰孜孜我但思念日日孜孜以盡躬行之力耳皋陶曰吁吁嗟而疑怪之如何問禹孜孜者何事禹曰禹乃言洪水滔天洪大之水其勢漫天浩浩懷山襄陵浩浩然盛大包山過陵下民昏墊在下之民精神昏戚雖墊陷沉溺不自知墊玷予乘四載我乘

此四種之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以板為之其狀如箕以板行泥上山乘欙以鐵為之其利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跌**隨山刊木**隨山勢刊除其木開通障蔽以致功**暨益奏庶鮮食**與益因其焚烈助我治水所得新殺鳥獸之鮮者進之庶民以充食**予決九川**我決九州川澤之水**距四海**使至於海則大小有所歸**濬畎澮距川**濬導畎澮之水使至川則水有所歸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乃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洪水既平與稷播種而進眾民以稼穡艱難而後成食又以決川所得魚鱉殺而鮮者充民食之乏**懋遷有無化居**然後懋勉斯民使遷有之無變化其物之居積者如魚鱉徙山林林木徙川澤是也**烝民乃粒**眾民乃享粒食之利**萬邦作乂**萬邦之民皆趨於治

皐陶曰俞皐陶言然師汝昌言謂我當師法汝昌言禹曰都禹又先美後戒帝慎乃在位謂舜謹慎乃可在位帝曰俞舜言然禹曰禹言安汝止謂當安行汝之所當止謂人君止於仁是也惟幾惟康其弼直又慮事之微於未著圖國之安於未危然後輔弼之臣敢於盡正直之義惟動丕應徯志一有動作已為而人大應之未為而人待其志以昭受上帝宜其以此而明受上天之眷天其申命用休天其重命之以休美之命而不已帝曰吁舜言吁以歎其如此實賴人臣之助臣哉鄰哉欲盡臣之職者必有以親於君鄰哉臣哉能親於君者斯可盡臣之職禹曰俞禹言俞以然之帝曰舜乃言臣作朕股肱耳目君有動作視聽實須臣以為股肱耳目之助予欲左

右有民我欲左右扶持所有之民汝翼汝禹當為朕股肱以輔翼之予欲宣力四方我欲布治功於天下汝為汝禹為朕股肱代我為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我欲觀古人取象於物以作服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制自黃帝堯舜因之日月星辰此下即十有二章取象於物也日月星辰謂之三辰取其明山取其靜龍取其變華蟲雉也取其文作會讀為繪謂以五色繪畫前六者於衣宗彝宗廟彝尊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能照粉米取其養人黼如斧形取能斷音甫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能辨音弗絺繡絺讀為黹展里反黹紩謂縫也以前六者絺以繡施之於裳絺黹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取象十二章之物以五采明施青黃白黑赤五色或繪畫或刺繡以為上衣下裳以

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者言之則曰色汝明汝禹當為朕目以明明制度予欲聞六律我欲聞六律即黃鍾大簇姑洗甤賓夷則無射五聲單出為聲即宮商角徵羽八音雜出為音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律和聲而播之於八音以為樂在治忽以是樂察政事之治亂以出納五言以是樂出五言謂受君之言以播於樂使其言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聲民聞之者皆洞曉上意以是樂納五言謂采民之言以播於樂使其言亦合於五聲君聞之足以為戒汝聽汝禹當為朕耳以聽之予違汝弼我有違失汝禹當弼正之汝無面從汝無面從其君以為是退有後言退則背議其君以為非欽四鄰故我欽敬左右前後鄰近之臣忠於弼違糾過者庶頑讒說或有不以弼違為意多為是心不則德義肆其巧言謗上若不在時意本在是而言似不

在是者侯以明之汝當講射侯之禮以明其賢否撻以記之若果頑然不可化必鞭撻之使記過而不忘書用識哉又書其過於册以記其事為他日格不格之驗欲並生哉惟欲與之並生於世而為善之歸耳工以納言又使樂工採其言以納之時而颺之以時舉颺於上觀其格不格者格則承之庸之至於善則受而用之否則威之不至於善則威之以刑禹曰俞哉案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未諾然也今禹言俞所以然舜之言俞哉又未敢全以舜之言為然者帝光天之下蓋謂光德之光為能及於天下至于海隅蒼生又至於四海之隅草木蒼然而生之處萬邦黎獻則萬邦衆賢共惟帝臣皆欲共為帝者之臣惟帝時舉惟帝舜一時舉而用之是矣又安有庶頑

讒說勞帝刑咸之用耶敷納以言賢者既舉必使之敷陳嘉言以納於上明庶以功

明其衆庶之賢否者又當以功車服以庸有功則旌以車服而用之誰敢不讓若然則誰

敢不讓遜其志不矜不伐以立功耶敢不敬應又誰敢不以敬而應上之命以立功耶帝不

時帝苟不如是敷同日奏罔功則布同天下皆日進於無功之地無若丹朱

傲無如堯之子丹朱傲狠漢書溝洫志云堯禪舜朱處丹為諸侯則朱是名丹是所封之國惟慢遊

是好惟怠慢之遊是好傲虐是作所作者傲而至于虐罔晝夜額額無有晝夜

慢遊傲虐額額然未嘗休息額音額罔水行舟又矜其勇力陸地行舟朋淫于家多聚

朋黨而淫亂于家用殄厥世所以用絕于世不得以有天下予創若時我懲創丹朱如

是娶于塗山故娶塗山氏之女辛壬癸甲辛日娶至甲日即往治水甫及四日啓呱呱而泣其後有子名啓呱呱然泣呱孤予弗子禹過其門亦不以子故而留以撫字之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惟荒度土功惟大謀度水土之功予弼成五服水土既平然後五服之制古有成法禹於是輔成之使復其舊至于五千每服五百里五五共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為五千里南北相距為五千里直方為萬里州十有二師甸侯綏方二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每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外薄四海要荒各一千里是九州之外也薄近四海咸建五長每一服皆五人為長各迪有功故内外相維蹈迪其職而各底成功苗頑弗即工獨有苗頑不率不肯就官立功帝其念哉舜當以苗民為念帝曰舜開禹言

乃歸美其功而言迪朕德內外所以各迪我德而有功者時乃功惟叙皆是汝治水能

致九功之惟叙皋陶方祗厥叙皋陶方始得以敬承汝功之有其叙方施象刑惟

明方始施象刑而明以示人如周官垂刑象于象魏使人知畏而保其功於無窮夔曰夔乃自述其作

樂之功而言戛擊鳴球鳴球玉磬也戛擊之則鳴戛秸搏拊琴瑟以詠搏拊琴與

瑟以歌詠燕禮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祖考來格祖考感樂之和而來至虞賓在位

丹朱雖頑以堯之後為賓於虞亦在助祭之位羣后德讓與羣諸侯相讓下管鼗鼓燕禮

曰堂下之樂以管為主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耳旁自擊以出音合止柷敔柷狀如漆桶方

一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左右擊以合樂於始也敔狀如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二尺櫟之

以止樂於終敔語笙鏞以間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上而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吹笙擊鏞以次迭作鳥獸蹌蹌雖鳥獸微物亦感至和蹌蹌然而率舞蹌蹌音鏘簫韶九成簫韶舜樂總名合奏九變而樂成以象九功之成鳳凰來儀至靈如鳳凰亦感其和而來有容儀之可觀夔曰夔又自述作樂之功而言於予擊石拊石石磬也八音之中石為難和於我大擊小附百獸率舞百獸感其和而皆舞庶尹允諧衆正官之長亦有所感信皆諧和帝庸作歌曰舜乃用功成作樂之意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今雖天命眷顧常當警勑不可以治功成而自忽惟時以趨事惟幾以察微乃歌曰乃歌云股肱喜哉股肱喻臣也大臣喜而樂於赴功元首起哉元首喻君也人君之治功翕然奮起百工熙哉

百工之職業自然廣大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手至首為拜手首至地為稽首大言宣於庭念哉我等當思念帝歌率作興事相率作興政事慎乃憲謹慎汝之常法欽哉敬哉屢省乃成再三循省汝治功之成欽哉敬哉乃賡載歌曰皐陶乃又賡續帝歌有未盡者載成其歌云元首明哉君明於上股肱良哉則臣忠於下庶事康哉然後庶事安康而無紊亂又歌曰皐陶又歌以為戒云元首叢脞哉人君親細碎不務大略屑屑侵臣職脞取聚反股肱惰哉則人臣息惰不共乃職事萬事墮哉然後萬事從而隳廢矣隳音墮帝拜曰俞舜乃拜受其言俞以然之云往欽哉自今以往君臣皆當敬其事而行之

尚書句解卷二

尚書句解卷三

元 朱祖義 撰

禹貢第一

禹貢之書雖曰治水之後任土作貢在堯舜授受之時以禹有天下實本乎此孔子所以因其舊而冠於夏書之首然是書之作首別九州次言治水又次言田賦土貢終言朝覲達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獨以貢名篇者誠以禹治水之功既成條陳九州所有以為貢賦之法用以告成功於上使上之人察此為取民常制實以任土作貢為上故特以貢名焉

禹別九州 禹分別九州之疆界別鑿 隨山濬川 隨山之勢深濬川流 任土作貢

任土地所宜制為貢之等差

禹貢此二字作書者揭本篇之題首

禹敷土禹敷布其土而散之使水通流

隨山刊木隨山之勢斬木通道

奠高山大川定九州之高山大川表其疆域

冀州帝堯所都故禹治水首從冀起

既載壺口壺口山在冀州河之東北屈縣東南禹始有事於壺口之西鑿為龍門以通河

治梁及岐梁山在雍州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雍州扶風美陽縣西北苟禹不於梁岐之東鑿為龍門以通河則冀州河水為患無有平寧

既修太原高平曰原漢以為太原郡汾水所出禹導汾水故治太原

至于岳陽然後至于岳山之南在太原西南屬河東郡汾水所經自東入河

覃懷厎績河內郡有懷縣即此覃懷也自覃懷致功

至于衡漳然後至于北導漳水衡即橫字漳水橫流入河

厥土惟白壤其土色白性壤而太柔

厥賦

惟上上錯賦出於田其賦第一或有凶荒雜出第二厥田惟中中其田第五等恒

衛既從恒水出恒山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今二水既從故道而流

大陸既作廣平曰陸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今既可耕作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居島之夷今皆得食鳥獸肉而以皮為服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海在其南河又其南禹自海入河逆流而西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在夾掖之右

濟河惟兖州兖州疆界東南據濟據跨也西北距河距至也

九河既道河自冀大陸北流入兖分為九道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今復故道

雷夏既澤雷夏在濟陰城南西北其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之澤昔嘗散漫今既聚而為澤

灉沮會同二水會同入雷澤

桑土既蠶然後

宜植桑於土以享蠶桑之利是降丘宅土洪水之初民皆升高丘避水今水既平兖民於此得下丘以居平土厥土黑墳其土色黑性墳起墳音憤厥草惟繇厥草繇茂厥木惟條其木條而長厥田惟中下田第六等厥賦貞賦正與田相當亦是六等作十有三載乃同洪水之害河為甚兖又河之下流比餘州其害又甚故耕作十有三年其賦法乃與他州同厥貢漆絲貢出於土其所貢漆與絲厥篚織文可以篚盛以貢者有織而成文錦綺之屬浮于濟漯以舟行水曰浮浮于濟漯之水漯蹋達于河以水入水曰達入河以通帝都海岱惟青州青州疆界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嵎夷既略即堯典宅嵎夷東方極地也既為之封略者恐其有猾夏之變濰淄其道濰水在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

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皆順其故道而流厥土白墳其土色白性墳起海濱廣斥青州在海之濱其地迥闊土斥鹵而鹹可煑為鹽厥田惟上下三等厥賦中上賦第四等厥貢鹽絺其貢鹽即廣斥之地所出貢絺細葛也海物惟錯貢海物魚類錯雜非一岱畎絲枲岱山之谷宜桑貢絲宜麻貢枲枲西上聲鉛松怪石以金則產鉛以木則產松怪石石似玉者萊夷作牧萊山之夷水退可牧牛馬厥篚檿絲可篚盛以貢者檿蠶絲也其絲可為琴瑟絃浮于汶汶水出泰山萊蕪縣今以舟浮于汶達于濟從西南入于濟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以至冀都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境也淮沂其乂淮水出桐柏山在豫州南陽平氏縣東南沂水

出太山蓋縣臨樂子山二水發源雖不在徐境而經流徐州大為徐州之害今其已治

蒙羽其藝 則蒙羽二山其可種藝矣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在山陽距野縣北水所停曰豬大野既足以停水

東原厎平 則廣平曰原必致功而後地平可耕即今之東平郡在徐之西

厥土赤埴墳 土色赤性埴而粘墳以起

草木漸包 草木進長而叢生

厥田惟上中 二等

厥賦中中 五等

厥貢惟土五色 貢青黃白黑赤五色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方色與之歸國立社

羽畎夏翟 羽山即蒙羽其畎谷出夏翟雉也其羽為旌旄之飾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有葛嶧山其南產特生之桐可中琴瑟之用

泗濱浮磬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睢陵縣入淮泗水之旁出石浮水上可為磬

淮夷蠙

珠暨魚淮水上夷民獻蚌出珠與魚蠙音駢厥篚玄纖縞可篚盛而貢者纖細黑繒纖細白繒浮于淮泗浮舟于泗以入淮達于河然後達河至帝都淮海惟揚州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彭蠡既豬彭蠡澤在揚州境內豫章郡彭蠡縣東乃江漢水所會即今鄱陽湖在南康軍星子縣南江州彭澤縣西今既足豬停其水陽鳥攸居陽鳥近澤地名水退其地可居三江既入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乃南江也其後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為南北乃北江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三江之中乃中江也此三江既入于海震澤厎定震澤之水多震動而難定者致定矣篠簜既敷竹小曰篠大者曰簜既敷布而生厥草惟夭其草少長厥木惟喬其木惟喬厥土

惟塗泥上濕厥田惟下下第九厥賦下上上錯其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其貢惟金銀銅三品瑶琨篠簜瑶玉之次琨石之似玉篠竹之小簜竹之大齒革羽毛惟木齒象牙革犀皮羽孔雀翡翠之羽毛旄牛尾可為旌旗之飾木楩柟豫章之屬島夷卉服南海之島有夷人水退得以草為服厥篚織貝以篚盛而貢者染絲織成貝錦貝是錦名厥包橘柚錫貢包裹而貢者小曰橘大曰柚柚似橘而大味酸二者不常用皆待錫命而後貢之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自江下海自海達淮自淮達泗自泗入河以至冀都荆及衡陽惟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州之疆界江漢朝宗于海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發於梁州經於荆州入海乃在揚州先未有入海之道荆州實被其

害惟禹導之以海水大江漢
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朝至尊
九江孔殷
九江今洞庭也
沅水漸水元水
辰水敘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
皆合洞庭中甚得地勢之中正
沱潛既道
自江別出為
沱自漢別出
為潛二水發原於梁入於荊故
二州皆有沱潛禹治之復故道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中
有平土丘
一水去可
耕作修治
厥土惟塗泥
其土
卑濕
厥田惟下中
第八
厥賦上下
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皆與
揚同
杶榦栝柏
杶似樗而
實榦栝也
可為弓榦栝柏葉
松身柏即今之柏
礪砥砮丹
礪砥皆磨石砥細密而礪粗
砮石之中矢鏃者丹丹砂
也或云可
為矢砮奴
惟箘簵楛
箘簵美竹楛木名三者皆可為
矢產於雲夢澤箘窘簵路楛戶
三邦厎貢厥名
以其非常用之物雲夢澤之三國致貢
其名庶朝廷知所產之地有用則須
包

匭菁茅菁茅祭祀之用匭匣也既包裹之又匭盛之以貢厥篚玄纁璣組篚盛而貢者三染謂之纁絳色也此則善染玄纁之色璣珠之不圓者組綬之類三物皆充冕服之用九江納錫大龜九江産尺有二寸之大龜國有大事則卜之其龜不可常得必蓄以待上之錫命然後納焉

浮于江沱潛漢浮舟而行先自江入沱自沱入潛自潛入漢逾于洛至漢則舍舟陸行以過洛至于南河然後至于南河以達與都河在冀之南故曰南河荆河惟豫州此州界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伊洛瀍澗伊出今汝州南陽縣葡渠山洛出今商州洛陽東北瀍出今西京新安縣榖城山澗出今西京黽池縣白石山既入于河四水既入于河滎波既豬滎自河溢波自洛出二者既有所豬蓄導荷澤荷澤在今廣濟軍定陶縣東北然後導荷澤之水被孟豬以荷澤水盛乃覆被于孟豬荷音何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厥土惟壤其土高者無塊曰壤下土

墳壚土之下者墳起壚疏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賦錯上中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土所產者貢漆貢枲絺葛之精紵布之精厥篚纖纊篚盛貢者細綿

錫貢磬錯治玉之石曰錯治玉磬則用此石非常用也待錫命而後貢浮于洛浮舟于洛

達于河達于南河即可以達帝都

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太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岷嶓既藝岷山在西徼外江所出嶓冢山在隴西郡漢所出二山皆可種藝沱潛既道自江別出為沱自漢別出為潛二水既復故道而流蔡蒙旅平蔡蒙二山可以刊木旅祭而後得其平矣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和夷厎績又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之地亦可致功而藝矣

厥土青黎土色青黑而壤沃厥田惟下上第七厥賦

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厥貢璆鐵銀鏤砮磬貢璆美玉也鐵今鐵銀今銀鏤剛鐵可刻鏤物者砮石可中矢鏃者磬石磬也璆求鏤陋熊羆狐貍織皮四獸皮制之可為裘毛織之可為罽罽紀例反西傾因桓是來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西傾本屬雍州在梁北境梁達帝都別無水道故必循自西傾因桓水而來浮于潛自桓水以舟浮于潛水逾于沔自潛則舍舟陸行以過沔入于渭然後入于渭水亂于河自渭絕流至河乃達帝都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弱水既西弱水之勢利於西流禹因其地既導之使西以順其勢涇屬渭汭涇水自涇陽縣來得以北至渭矣漆沮既從漆水自岐山縣來沮水自北地來既從而入渭灃水攸同灃水自扶風縣來又同入渭荆岐

既旅荊岐二山水退皆可旅祭荊在馮翊懷德縣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終南惇物二山皆在扶風武功縣東至于鳥鼠至于鳥鼠山水退皆可旅祭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原隰底績高平原下濕隰詩度其隰原此地在幽水退可以致功而藝至于豬野以至豬野亦可致功豬野在武威縣東北三危既宅三危山在河之南舜竄三苗于此水退其地既可居三苗丕敘三苗之族於是大得其叙厥土惟黃壤土色黃性壤沃厥田惟上上第一厥賦中下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美玉琅玕皆石之似珠浮于積石積石山在漢金城縣西南河從西流而自積石浮舟于河至于龍門西河浮舟而至會于渭汭又會于渭水之北以達于河而至帝都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剸獸之皮為裘

織獸之毛爲罽缺者有三國崑崙國在臨缺支國在河關西渠搜國近朔方

西戎即敘

此三國皆西戎之種缺

導岍及岐

禹導雍州扶風岍山旁之積水及扶風美陽縣西北岐山之水岍牽

至于荆山

使下流至于雍州左馮翊懷德縣荆山

逾于河

自荆山而越于河

壺口雷首

然後自冀州河東北屈縣東南壺口山河東蒲坂縣南雷首山導積水

至于太岳

使下流至冀州河東彘縣東太岳山

厎柱析城

然後自冀州陝縣東北厎柱山河東濩澤縣西析城山導積水

至于王屋

使下流至冀州缺垣縣東缺至王屋山

太行恒山

然後自冀州河南山陽縣西北太行山曲陽縣北恒山導積水

至于碣石

使下流至冀州北平驪城縣西南碣石山

入于海

然後水東北流入海

西傾朱圉鳥鼠

又導雍州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天水冀南朱圉山隴西首陽縣

西南鳥鼠山之積水至于太華使下流至豫州京兆華陰縣南太華山熊耳外方桐柏然後自豫州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嵩高山即外方山南陽王氏縣東南桐柏山至于陪尾導積水使下流至於豫州江夏安陸縣東北陪尾山導嶓冢導梁州隴西縣嶓冢山旁之積水至于荊山使下流至于荊州南郡臨沮縣荊山內方至于大別然後自荊州江夏竟陵縣東內方山導水使至于漢上大別江岷山之陽又自梁州蜀郡導岷山之南積水至于衡山使下流至荊州長沙湘南縣東南衡山過九江然後過洞庭湖之九江至于敷淺原使下流至揚州豫章東陵縣東南博陽山之敷淺原導弱水導雍州張掖刪丹縣西南弱水向西至于合黎下流至于酒泉會水縣合黎水餘波入于流沙合黎餘波溢泛入於張掖

郡居鈌縣東北居鈌中即流沙

導黑水導雍梁之間黑水向西而流在滇池縣為梁州界在張掖郡為雍州界至于三危下流至雍州河南三危山入于南海從南入蒲類海導河積石河出崑崙山隱鈌中在河關西羌中積石山出禹導河始此顏師古言至于龍門從東北流至於雍冀二州界上龍門山南至于華陰折而南流至冀雍梁豫四州界上華山也東至于底柱又折而東流至虢城東南鈌陽城北底柱山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又東至于孟津又迤邐而東至于孟地有津可渡東過洛汭又從河南鞏縣東過洛水之北至于大伾又東行至修武武德縣界上大伾山北過洚水自大伾北流過信都縣之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流至冀州鉅鹿縣北之大陸廣平曰陸又北播為九河又北流過

兖州分為九河名見前解同為逆河九河將入海又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入于海從[illegible]入海嶓冢導漾自梁州隴西郡西縣嶓冢山導漾水東流為漢從東流至漢中為漢水又東為滄浪之水又東流過荆州為滄浪之水過三澨又東過荆州江夏竟陵縣三澨之水至于大別至于大別山水觸山南入于江乃折而南與江合東匯澤為彭蠡然後復東流回于彭蠡澤東為北江從東為北江入于海以入于海岷山導江自蜀郡前道西之岷山導江水東別為沱東流分為蜀郡郫縣之沱又東至于澧又東流至荆州今長沙澧陵地高曰陵澧乃陵名過九江迤邐過荆州九江今洞庭也至于東陵下流至廬江全蘭縣西北東陵之地東迤北會于匯自東迤邐邪行稍稍

而北會于揚州之彭澤不言會于彭澤而言會于匯者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北注此澤也

即彭蠡澤東為中江又向東而流為中江入于海以入于海導沇水又於冀州河東垣縣王屋山導沇水沇兗東流為濟沇東為濟入于河至鞏縣南入河溢為滎其流浸大遂至滎陽縣北溢為滎澤滎澤在敖倉東南東出于陶丘北滎澤不足以容遂決而東出於定陶縣西南陶丘山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流至山陽胡陵縣濟陰定陶兩縣之間菏澤又東北會于汶又東流折歸北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又北東入于海又北流折歸東以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淮水雖出豫州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禹導淮水實自南陽平氏縣東南之桐柏山始東會于泗沂東流會于沂沂水出太山盖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

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與淮會沂宜東入于海向東入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渭水雖出雍州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禹導渭水實自首陽山縣鳥鼠同穴山始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共處一穴故以此為名東會于灃東則灃水會焉上文灃水攸同是也又東會于涇又東則涇水會焉上文涇屬渭汭是也又東過漆沮又東則過漆沮上文漆沮既從是也入于河從京兆北沿司空縣入河導洛自熊耳洛水出冢舉山禹導洛自豫州弘農盧氏縣東之熊耳山始東北會于澗瀍遂東北會澗瀍二水又東會于伊又東會伊水三水與洛在河南城南會又東北入于河又東流而北入河即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九州攸同九州所同者無他當洪水既平之後四隩既宅四方深遠處皆可居九山

刊旅九州山皆可刊木通道而旅祭九川滌源九州之川皆滌其泉源無壅塞九澤既陂澤皆已陂障無決溢四海會同四海之水皆會合同入海六府孔修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甚修而不廢庶土交正九州衆土壤墳壚埴之異性青黄赤白之異色交相參考而正底慎財賦致謹財賦責其有不責其無咸則三壤九州皆準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分輕重而成賦法成賦中邦所成賦法止於中國不及夷狄錫土姓可以建國親侯錫之土以為社錫之姓以為宗祗台德先[illegible]之德率先之不距朕行天下順從之不暇何距違之有五百里甸服方千里為王畿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皆為天子治甸下文所納是也百里賦納總甸服內第一節之百里所貢賦使納總謂藁與穗並納以飼馬二百里納

銍第二節之百里納銍銍刈禾鐵謂刈禾穗缺納不缺三百里納秸服第三節之百里納藳并有役則服之四百里粟第四節之百里納穀五百里米第五節之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五百里天子將以建侯立屏藩衛王室百里采第一節百里建鄉大夫所食之采地二百里男邦第二節百里建諸男之邦三百里諸侯由三百里之地衆建諸侯五百里綏服侯服之外五百里內近王室外接要荒名曰綏服使之綏安邊境守衛中國三百里揆文教內之三百里使之揆度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外之二百里使之奮武事以衛天子五百里要服綏服之外五百里皆夷狄之地名曰要服特存其典要約羈縻而已三百里夷要服內三百里乃蠻夷之服二百里蔡由二百里中國有惡積罪大之人先

王不忍殺之則放於此左傳定四年蔡蔡叔注云蔡放也**五百里荒服**要荒外五百里亦是蠻夷之地名曰荒服以其荒忽無常王者但以若有若無來不拒去不追待之而已**三百里蠻**荒服內三百里乃蠻夷之地**二百里流**由二百里先王以罪人不可以中國畜之故流於此流共工是也

東漸于海禹之功成風聲文教東入于海而極**西被于流沙**西覆于流沙而極**朔南暨聲教**北與南亦及之以風聲文教**訖于四海**四方皆至于海而極**禹錫玄圭**洪水之初禹八年于外事從其宜不由中覆允以玄圭命之故禹常執圭以馭衆今水既退則前之所假當與於君**告厥成功**告君以治水之功成也

甘誓第二啓禹之子因征有扈氏將戰于甘之野先於其野以誓衆故其書謂之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有扈氏夏同姓諸侯之國跋扈不臣天子有征無戰今啓乃與有扈戰于甘之野郊其罪惡可知也作甘誓誓師于甘遂作甘誓之書甘誓此二字竹簡所標題

大戰于甘大戰于甘之野乃召六卿天子六鄉每鄉鄉一人有事則各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出征今啓召六卿是合七萬五千人王曰啓言嗟六事之人嗟嘆六卿之軍吏士卒有事於征戰之人予誓告汝我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在天五行五常也有扈恃威虐而侮慢之怠棄三正天地人之正理三綱也有扈則怠慢而廢絕之天用勦絕其命故天用勦戮絕滅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今我惟敬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主射一居右主擊刺一居中主執馭

或有居左主射而不治左之事**汝不恭命**是汝不敬奉君之命下同**右不攻于右**居右主擊刺而不治右之事**汝不恭命**見上**御非其馬之正**居中之馬不以正御而以詭御**汝不恭命**見上**用命賞于祖**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于齊車是行軍未嘗不載祖也汝用君命則功成之日賞之于祖廟**不用命戮于社**左定公四年云軍行祓社釁鼓是行軍未嘗不載社也汝不用君命則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戮辱也我則以汝為孥而戮汝非殺之謂孥戮者秋官司厲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是也漢書王莽舉此言顔師古注曰夏書甘誓之辭孥戮戮之所以為孥也說者以謂孥子也戮及其子非也泰誓曰囚孥正士豈戮子之謂孥奴

五子之歌第三

聲詩之作雖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臯陶之賡歌元

首股肱相資以治其言安以樂所謂治世之音也大康失邦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歌雖載於書其實詩之淵源也

太康失邦太康繼啓而立盤于遊畋為羿所距遂至失邦昆弟五人兄弟五人須于洛汭得太康于洛水之北作五子之歌遂作五子歌之書以五人皆有歌也五子之歌舊竹簡所標題

太康尸位太康主尊位以逸豫滅厥德乃以淫逸遊豫滅其德黎民咸貳黎民皆懷二心乃盤遊無度乃樂為逸豫之事無有節度畋于有洛之表夏都冀州在河之北洛在河南方且縱為田獵逾河至洛之外十旬弗反一百日而猶不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君名羿因民弗忍因民心怨叛不能忍距于

河遂發兵距之于河使不得歸厥弟五人其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侍其母以從田獵徯于洛之汭待太康于洛水之北五子咸怨五子皆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大禹之明謨定訓作歌其一曰其一章云皇祖有訓大祖有明訓民可近民可親而近之不可下不可疏而下之民惟邦本民為國之根本本固邦寧根本牢固然後國安予視天下予觀天下愚夫愚婦至愚之夫至愚之婦一能勝予雖一人亦能勝予一人三失今我一人失至于三積之多而不知改之怨豈在明民怨豈可待其明明見而後圖之不見是圖未見之先圖之可也予臨兆民我臨治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凜凜乎如以朽索之馭六馬朽索喻君六馬喻民六馬奔

突豈朽索之能馭哉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奈何不能處之以敬其二曰其二章云

訓有之禹訓有言內作色荒內迷亂于寵嬖外作禽荒外迷亂于遊畋甘酒嗜音耽於酒好樂音甘酣峻宇雕牆高大其屋宇飾繪其垣牆有一于此人君於六者之中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無或不亡況兼有之乎

其三曰三章言惟彼陶唐帝堯有此冀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在冀州有此方實自堯始今失厥道今太康以逸豫失君道亂其紀綱亂天下之紀綱乃底滅亡乃致滅亡

其四曰其四章言明明我祖有明明之德者我祖大禹萬邦之君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有典章法則貽厥子孫貽遺其子孫關石和鈞至於權衡鈞石之微三千斤為鈞四鈞

為石禹關而通之和而平之使天下如一王府則有王之府庫亦有以示後世貽遺子孫詳密如此荒墜厥緒豈謂今日子孫荒廢隕墜其已成之緒覆宗絕祀遂至覆夏之宗絕禹之祀

其五曰五章言嗚呼曷歸嗟太康為羿所距今與母倀倀然何所歸予懷之悲我懷念於心悲傷不能已萬姓仇予萬姓咸有二心而結仇怨於我予將疇依我將托誰為依鬱陶乎予心非特憤結積聚悲憂於我中心顏厚有忸怩外而見於顏面間亦覺皮厚有忸怩愧恥之色弗慎厥德不能謹慎以修德反以逸豫而滅德雖悔可追今雖欲改悔可追及乎

胤征第四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廢時亂日仲康命胤國之諸侯掌六師以征之

征者正其罪也故作胤征之書

羲和湎淫羲和沈湎于酒過荒失度酒沔廢時亂日廢其時之春夏秋冬亂其日之甲乙胤往征之仲康命胤侯往征之作胤征遂作胤征之書胤征古史所題惟仲康肇位四海羿逐太康其弟仲康始居天子之位君臨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即命胤國諸侯掌六師為大司馬羲和廢厥職羲和廢其所治之職酒荒于厥邑以耽酒荒亂于其邑胤后承王命徂征胤侯奉仲康之命往征之告于衆曰乃誓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嗟嗟我所有之衆士聖有謨訓上古聖人有謨訓之言垂後世明徵定保皆所以為明明之證驗定保天下之常法先王克謹天戒日月蝕五星變皆天所以戒勅

人君先王之時能敬畏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為之臣者皆守常法各司其局不敢荒棄其職百官修輔然後百官皆竭力盡心交修輔相其君厥后惟明明是以其君之德明而又明每歲孟春每歲首孟春月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命遒人之官以金口木舌之木鐸徇于道路以宣布號令官師相規欲在官之衆交相規正人君之得失工執藝事以諫百工各執其技藝之事以諫爭如輪扁以斵輪諫齊威公是也其或不恭倘既令之或有不敬邦有常刑在國有常刑之誅惟時羲和惟是居羲和之職者顛覆厥德如木之顛如苗之覆以喪其德沈亂于酒沈湎徒亂于酒畔官離次叛所掌之官離所居之次俶擾天紀始擾亂在天歲日月星辰歷數之五紀遐棄厥司遠棄其所主之司

乃季秋月朔乃至於九月初一日辰弗集于房日月相會謂之辰辰當集合於房之次舍今乃不合於房則日蝕可知瞽奏鼓瞽者樂官進鼓而伐之以日蝕陰侵陽也鼓陽聲所以助陽微陰嗇夫馳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以禮天神庶人走衆人奔走以供救日之役羲和尸厥官羲和於此時主其官罔聞知若無所聞知昏迷于天象昏蒙迷惑于天象如此以干先王之誅以犯先王誅戮之刑政典曰周官政典司馬掌之胤侯掌六師為大司馬故舉政典為言先時者殺無赦先時而進是邀功也殺之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後時而至是逗留也殺之無赦今予以爾有衆今我以爾等衆士奉將天罰奉行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爾衆士當并其力為王室討賊尚弼予

欽承天子威命庶幾輔我敬奉行天子可畏之威命火炎崑岡且火之炎於崑山之脊玉石俱焚不擇玉石而皆焚之天吏逸德至於奉行天討之天吏其行師用兵或有過逸之德不擇良善無誅並戮烈于猛火則威風烈焰又甚於猛火之焚崑山殲厥渠魁今當止於殲滅羲和渠魁殲纖脅從罔治其脅從者皆赦勿治舊染汙俗舊染羲和之惡為汙穢之俗者咸與惟新皆使赦過自新嗚呼胤侯又嗟歎告衆士威克厥愛允濟軍事以嚴終誠以嚴毅之威勝姑息之愛其功信有所成愛克厥威允罔功以姑息勝嚴毅則信無功其爾衆士懋戒哉當敬勉戒飭無棄我命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此非胤征文乃孔子作逸書序自契至成湯十四世而八建都湯始居亳至湯始居亳邑

從先王居以契父帝嚳嘗都亳所以從先王而居作帝告釐沃於是作帝嚳釐沃書書亡所言皆湯始居亳之事釐治沃土也湯征諸侯湯之征伐諸侯葛伯不祀葛伯以不祀宗廟神祇之故湯始征之湯始伐之作湯征於是作湯征一篇亡伊尹去亳適夏湯得伊尹於莘野薦之夏所以離去亳而往夏也既醜有夏伊尹五就桀而醜惡之復歸于亳復自夏歸于亳入自北門入自亳之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乃遇見湯之汝鳩汝方二賢臣作汝鳩汝方遂作汝鳩汝方二篇書亡意其所言必夏之事也

尚書句解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沈東升

尚書句解卷四

元 朱祖義 撰

湯誓第一

讀此篇見聖人處君臣之變時中之義不可以常理論也有天地男女而後有君臣名分確乎不可踰越一有踰越人紀不立矣然天生民而立之君正為司牧吾民設乃有怙冨貴之權謂天下莫吾敵借是以肆其惡使生民塗炭無所告訴則人紀不立抑又甚焉是則湯伐桀之舉本於應天順人誠有所不容已也故作湯誓書

伊尹相湯伐桀伊尹輔相湯伐桀升自陑升道從陑陑而遂與桀戰于

鳴條之野遂與桀戰于桀所都安邑之旁鳴條之野作湯誓湯於此誓師故作湯誓書湯誓王曰格爾衆庶至爾亳邑衆庶悉聽朕言盡聽我之誓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不是我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桀之多罪天命殛之天命我誅殛之今爾有衆今爾亳邑所有衆民安於無事憚伐桀之勞汝曰汝等乃言我后不恤我衆我君湯不矜恤我亳邑衆民舍我穡事舍我稼穡之事而割正夏而割我以正有夏之罪予惟聞汝衆言我惟聞亳邑衆言如此予畏上帝我實畏懼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往正夏桀之罪今汝其曰今汝亳邑之人恃我自固乃曰夏罪其如台夏桀罪惡其如我何夏王率遏衆力殊不知夏桀方且與其臣相率遏絕

衆民之力以征役之煩率割夏邑又相率割剥夏邑之賦稅有衆率怠弗協故有夏之衆皆相率怠惰而不和叶曰相語曰時日曷喪桀何時何日喪亡乎予及汝皆亡我欲與汝殺身與之俱亡夏德若兹夏王惡德如此今朕必往今我必往伐之無疑爾尚輔予一人爾亳邑之民庶幾輔佐我一人致天之罰行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功成事畢我其大賚賜汝爾無不信爾無以朕言不可信朕不食言我不食其言謂非空言無實以言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爾不從誓言爾或不從我誓言予則孥戮汝我則因孥汝而戮辱之罔有攸赦無有所赦湯既勝夏此乃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亡書序湯既勝夏為天子欲遷其社欲遷夏社稷為商都不可臣扈謂湯必以夏之後為

商賓則夏之社稷可遷於夏後所封之地不可遷於商都

作夏社疑至臣扈 始作夏社言其欲遷中作疑至疑其不可終作臣扈以臣扈之言而止

夏師敗績 此又典寶亡篇序夏師既大崩日敗績

湯遂從之 湯遂任其所往從而迫之

遂伐三朡 桀走三朡國在定陶湯遂伐三朡

俘厥寶玉 取其祭天地諸神之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 誼伯仲伯之臣作典寶之書言寶玉若非國之常寶湯亦不取

仲虺之誥第二

湯既勝夏而歸念堯舜禹揖遜授受而已始以征伐得天下恐後世以為口實

仲虺慮其憂愧無已必有自沮之心而無日新之德故作誥以釋湯之慙始言天厭夏德而眷湯不容釋中言民之懷商而戴商為已舊終言成湯創業垂統必思所以永保天命無非所以釋湯之慙也此正仲

虺作誥之意也

湯歸自夏湯自夏歸商至于大坰至于大坰之地仲虺作誥仲虺作誥以告湯虺音卉

仲虺之誥古史之所題

成湯放桀于南巢伐桀功成故號成湯南巢地名在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成湯伐桀不遂殺之故放之於南巢之地惟有慙德以臣伐君遂慙其德之不及古曰乃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我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我以藉口

仲虺乃作誥曰仲虺乃作誥以開釋湯曰嗚呼嗟歎之辭惟天生民有欲天生民皆有性情而有欲無主乃亂苟無主以治之則人人務足其欲而爭端生必至於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天將生聰明之君是治之有夏昏德桀昏蒙其德虐用其民民

墜塗炭民危險若陷泥墜火天乃錫王勇智天乃與湯以勇使足有斷以知使足有謀表正萬邦為儀表以正萬邦纘禹舊服繼禹有舊日弼成之五服茲率厥典於此率循大禹舊典奉若天命奉順天命以為之主夏王有罪桀有罪惡民心棄之矯誣上天矯詐誣罔以天命我以布命于下布命令于天下帝用不臧上帝不善其所為式商受命用商王受天命用爽厥師用開明其衆使知矯誣之言不足信簡賢附勢奈何時人忽湯之賢依桀之勢猶不之悟寔繁有徒實繁衆其所有徒黨肇我邦于有夏我商家始有邦國於有夏之時其徒黨欲害之若苗之有莠如苗有莠皆欲耡去若粟之有秕粟有秕皆欲簸揚而去之秕比小大戰戰我商小大之人戰戰憂恐

罔不懼于非辜無不懼桀以非罪見滅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況我盛德之言足聽聞于天下宜其尤疾之而欲去之也惟王不邇聲色惟王不邇聲樂女色不殖貨利不生殖貨賄財利德懋懋官人能勉於修德我則勉勵以官功懋懋賞人能勉於立功我則勸勉以賞用人惟已用人之權專於己改過不吝過失則改初不吝惜克寬克仁能寬容能仁愛彰信兆民此所以能明信於天下兆民皆願其為君乃葛伯仇餉乃有葛國伯爵諸侯不祀湯使亳衆往為之耕童子以黍肉餉耕者葛伯乃殺而奪之與餉田之人為仇讎餉式亮反初征自葛故湯初征伐自葛始東征西夷怨東面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南征北狄怨南面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曰其怨詞曰奚獨後予

何先彼而獨後於我攸徂之民湯所往之民室家相慶室家皆相慶賀曰喜而言

徯予后待我君后來其蘇我君既來則自此可蘇醒民之戴商由此觀民歸戴

商家厥惟舊哉其來舊哉非一日也佑賢輔德大抵天下常理興亡皆自取賢者人佑之

德者人輔之顯忠遂良忠者人顯之良者人遂之是為善者自取其所推尊兼弱攻昧

弱者人兼之昧者人攻之取亂侮亡亂者人取之亡者人侮之是不善自取其所侵陵推亡

固存今君惟能順理之常因其有可亡之道則推而亡之因其有可存之道則固而存之邦乃其

昌則邦國必昌盛矣德日新德苟日新而無斁萬邦惟懷則萬邦皆懷慕我德志

自滿苟有自足之志以為德止此而不復修九族乃離故雖親親而九族亦離散王懋

昭大德今王當懋勉昭明其盛大之德建中于民建立大中之道以示民以義制事事各有義以義制事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心自有禮以禮制心心得其正垂裕後昆以禮義垂法於後嗣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予聞曰仲虺謂我聞古人之言曰能自得師者王能自強不息克自抑畏而得師法者可以為王謂人莫己若者亡矜己以忌人亡之道也好問則裕有疑好問則德優裕有餘自用則小自用己善訑訑拒人所見狹小嗚呼仲虺又嗟歎云慎厥終今日惟當謹慎其終惟其始亦如其始殖有禮於有禮者封殖之覆昏暴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天道福善禍淫湯能欽崇體而行之求保天命斯可以長保天之命

湯誥第三 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誕誥所以伐夏之意故作此書

湯既黜夏命 既勝夏而黜廢其命 復歸于亳 復歸于新都亳邑 作湯誥 作湯誥以誕告多方

湯誥 竹簡標題 王歸自克夏 湯既勝夏自彼而歸 至于亳 至亳邑

誕告萬方 大告萬方諸侯 王曰 湯言 嗟爾萬方有衆 嗟歎爾萬方有衆 明聽予一人誥 明聽我一人誥 惟皇上帝 惟至大之上天 降衷于下民 降生衷善之性于天下之民 若有恒性 順民所有常善之性 克綏厥猷惟后 使安於其道無勉強之態者惟在君

夏王滅德作威 夏桀喪滅己德造作威惡 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以布虐政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 爾等被其凶暴

之虐弗忍荼毒不能堪忍如荼苦螫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並皆稱冤以告無罪於天地神祇天道福善禍淫天之常道善則福淫則禍降災于夏故天降下災異于桀以彰厥罪以彰顯其罪肆台小子故我小子將天命明威奉將天所命之明威不敢赦討桀罪不敢赦敢用玄牡用黑色元牡牛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敢以是告于上帝神后神后地祇也請罪有夏請加罪于有夏聿求元聖於是遂求大聖如伊尹與之戮力與之勉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以與爾有生之衆告天伐桀乞生命上天孚佑下民上天果然信而佑助下民罪人黜伏桀知其為有罪之人退伏遠屏竄于南巢天命弗僭天命福善禍淫無有僭差賁若草木賁飾

光華如草木夭且生殖之如此兆民允殖則天下兆民信上天生殖之矣俾予一人今使
我一人輯寧爾邦家綏輯安寧爾邦家之衆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此我未知得罪于天地神祇否慄慄危懼我所以慄慄然憂危恐懼若將隕于深淵
如將隕墜于深淵中凡我造邦凡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之諸侯無從匪彝無從非常
法者無即慆淫無就慆淫而至於過慆條各守爾典各守爾常法以承天休
以受上天休福爾有善爾有善可稱朕弗敢蔽朕當懋官懋賞以旌爾善不敢隱蔽罪
當朕躬罪當在朕一身不敢自赦不敢自恕惟簡在上帝之心言簡別又
在乎上天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我一人不能率爾衆歸善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我罪乃自取非爾萬方之事嗚呼湯又嗟歎言尚克

時忱爾萬方有衆庶幾能惟我此言是信乃亦有終非特我國家可保有終汝亦可終享安榮之福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作明居之書亡此篇正次湯誥之下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周公作無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皆直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漢孔氏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此亦因字以求文也故存之單善

伊訓第四太甲初即位伊尹告以乃祖成湯之成德故作是書謂之訓者以其有諄諄儆戒之意也

成湯既没成湯既崩太甲元年太甲繼湯而立之元年伊尹作伊訓伊尹乃作伊訓之書以告太甲肆命又作肆命之書亡徂后亦亡伊訓舊簡標題惟元祀

太甲即位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日辰伊尹祠于先王禱祠於先王廟奉嗣
王祗見厥祖奉太甲敬見其祖成湯告即位之事侯甸羣后咸在侯服甸服諸侯
皆在奔喪同欲覲見新君百官總已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官皆總其已之職事以聽冢
宰聽命於太宰伊尹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艱難創
業之成德以訓于王曰以訓告于王曰嗚呼嗟歎古有夏先后古者有夏先君
禹方懋厥德方勉其德未幾罔有天災已見無有日月薄蝕之天災山川鬼
神山川之間鬼神亦莫不寧亦無不安其居暨鳥獸魚鼈咸若及微物皆得以
順其性于其子孫弗率于其子孫無一不率循乃祖之德皇天降災皇天既降

下灾咎假手于我有命借手于我有天命之成湯造攻自鳴條始攻戰自鳴條

桀於此始亡朕哉自亳朕始自亳邑湯於此始興惟我商王成湯布昭聖武

顯然示人以大而化之之武而不殺代虐以寬代夏虐政以吾至寬兆民允懷兆民信而

懷之今王嗣厥德今太甲繼湯修德罔不在初無不在其初而謹之立愛惟

親立愛親之教使天下無不愛親惟在上之人愛親始立敬惟長立敬長之教使天下無不敬其

長之惟在上敬長始始于家邦愛敬之道始于家及于國終于四海終至于四海矣嗚

呼嗟歎先王肇修人紀先王成湯始修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人紀至桀而廢之

從諫弗咈故從諫言而不咈逆所以修明人紀之道先民時若先賢之言是順所以參求

人紀之道居上克明出就國則居上能明於修人紀為下克忠入朝梁則為下能忠於盡
人紀與人不求備緩以詩其歸於人紀檢身若不及急以責其歸於人紀以至
于有萬邦由是自七十里以至於有萬邦而為君茲惟艱哉此事豈不艱難敷求
哲人敷布廣求賢哲之人俾輔于爾後嗣使輔弼于爾後世子孫制官刑又制
為誅責有官君子之刑儆于有位以儆戒于有位之人曰其刑曰敢有恒舞于
宮敢有常舞于宮室中而無節約者酣歌于室沈湎于酒狂歌于家而無忌憚時謂巫
風是名巫覡風俗敢有殉于貨色敢有以身從貨從色不知有身恒于遊畋常于
遊畋常于畋獵無有窮已時謂淫風是名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侮玩聖人之言

而不敬逆忠直逆拒忠直之人不從其言遠耆德疎遠耆老有德比頑童親比頑愚小童時謂亂風是謂悖亂之風惟茲三風十愆惟此三風總有十愆過巫風二淫風亂風各四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卿士有一在其身家必至于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邦君有一在身其國必亡臣下不匡為臣見君有此愆過坐視不能匡正其刑墨則以墨刑刑之具訓于蒙士豈特以此訓有官君子亦且以此訓童蒙之士可也嗚呼伊尹又歎言嗣王祗厥身太甲繼湯為王當祗敬其身念哉以乃祖為念聖謨洋洋乃祖聖謀之垂後者洋洋乎其大嘉言孔彰乃祖善言亦於後者甚至於彰明惟上帝不常天之去就不常作善降之百祥為善則天降百祥治可常享作

不善降之百殃苟為不善天降百殃禍亂隨之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為德無所謂小雖小萬邦皆賴其休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德無所謂大雖大亦覆墜宗祀肆命徂后肆命伊尹陳上天之命以為戒徂后伊尹陳往古之君以為戒二書亡於秦火其次當在此

太甲上第五餘篇皆因事名篇獨太甲非作於一日所王又非一事自初立至放逐至歸亳終始三年皆伊尹太甲反復之言史官於歸亳後總敘其終始作此三篇

太甲既立既立為王不明昏迷不明不能用伊尹之訓伊尹放諸桐伊尹放之於湯所葬之桐宮使朝夕號泣思所以貽我後人之意然湯於桀則放之伊尹於太甲豈亦放之哉蓋

非有摧折激厲以生其憂患之心則終不可止遷之桐而命之曰放乃示以將廢而不得立彼必憤悱而入於善此放之所以訓之也三年終喪三年復歸于亳果能悔過遷善於是自桐宮復歸亳邑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伊尹作太甲三篇故伊尹作此三篇太甲古文自此起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惟太甲不順于阿衡之言伊尹時為冢宰尊曰阿衡言為人君所倚以取平也伊尹作書曰伊尹作書進戒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成湯顧省是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以承天地神祇社稷宗廟以至社稷宗廟罔不祗肅無不致其祗敬嚴肅天監厥德故天監觀成湯之德用集大命用集大命于湯之身撫綏萬方俾之撫安萬邦為民之主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尹之

身又能左右輔翼其君成湯奄宅此天下之衆肆嗣王丕承基緒故太甲得以大繼承基業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尹之身先見亳之西所都安邑有夏之君自周有終
自周備其治身治國之道能保其終相亦惟終輔相亦保其終其後嗣王桀也罔克
有終無能保其終相亦罔終輔相亦無善終嗣王戒哉太甲不可不以為戒祗
爾厥辟當敬爾君道辟不辟苟為君不盡君道忝厥祖忝辱其祖成湯王惟
庸奈何太甲惟以尹言為常談罔念聞而心未嘗念耳未嘗聞伊尹乃言曰尹乃
復言先王昧爽丕顯湯每當晦而未明之時大明其德坐以待旦坐以待明旦
旁求俊彥廣求賢俊美彥之士啓迪後人使之開啓道進後世子孫無越厥命

以自覆今無遠越湯付託之命自取覆亡慎乃儉德惟謹修汝節儉之德惟懷永圖懷念長久之圖若虞機張譬如虞人取獸弩牙既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必退而省察矢末合於準望之處然後釋放之則發無不中欽厥止太甲常敬所止之處率乃祖攸行止在率循爾祖成湯所行惟朕以懌則我心喜悅其無負先王付託萬世有辭王亦可萬世有稱美之辭王未克變太甲猶安於不善未能變於善伊尹曰伊尹乃言茲乃不義此乃慾行不義之事習與性成循習不改其與性俱成所謂習慣成自然予不狎于弗順我今不可使狎於不順之人營于桐宮於是營造桐宮於成湯所葬之地密邇先王其訓使密邇成湯之訓起其哀思而絕其私慾無俾世迷無使終其世迷

而不反

王徂桐宮居憂（太甲往桐宮居喪）克終允德（果能修其誠信之德以自終）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三年喪服）十有二月朔（初一日）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尹以袞冕吉服奉太甲自桐歸亳踐天子位）作書曰（喜而作書）民非后（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守其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君非民無以君臨四方）皇天眷佑有商（皇天眷顧佑助我商）俾嗣王克終厥德（使太甲能終其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實爲萬世無窮休美）王拜手稽首曰（太甲於是

手至首為拜手首至地為稽首以謝前過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我小子不明于德喪其良心自底不類自至於不善欲敗度以私欲敗壞其法度縱敗禮以縱肆敗壞其禮節以速戾于厥躬以自速罪戾于其身天作孽天作災孽猶可違違避自作孽自作災孽不可逭逭逃既往背師保之訓往者違背伊尹教訓弗克于厥初不能修德於初尚賴匡救之德今庶幾賴伊尹正救之德圖惟厥終圖謀以善其終伊尹拜手稽首曰尹亦拜手稽首荅其致恭之禮曰修厥身人君誠能正心誠意以修其身體允德協于下信其有德合于羣下之心惟明后然後可為明德之君先王子惠困窮湯推父母愛子之情惠愛困窮無告之民民服厥命民服

其命令（其命）罔有不悅（無不喜悅）並其有邦厥鄰（以至與湯相並有國為鄰之人）乃曰（亦言）徯我后（待我君湯）后來無罰（湯來可免刑罰之苦）王懋乃德（今太甲欲懋勉其德）視乃厥祖（當觀乃祖湯之已行）無時豫怠（無時敢有逸豫怠惰之心）奉先思孝（奉先必思盡孝所以不忘祖也）接下思恭（接下必思盡恭所以不絕物也）視遠惟明（欲視遠惟盡明）聽德惟聰（欲聽德惟盡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是則我承王之休美無厭斁矣斁亦）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曰（伊尹重誥于太甲）嗚呼（嗟歎）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天無私親能敬則天親之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本無常懷歸于有仁德之王鬼神無常享鬼神本無常享享于克誠享于克誠之人天位艱哉以是數者而觀則君處天位豈不難哉德惟治有德則治否德亂無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人君與治世同道則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與亂世同事無有不亡終始慎厥與終始所為能謹其所與與治同道不與亂同事惟明明后斯為明明之君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湯惟是懋勉恭敬修其德克配上帝故其德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大今王嗣有令緒今太甲繼湯有令善之基緒尚監茲哉庶幾監視乎此率而行之若升高譬欲升高必自下自下而升若陟遐譬欲陟遠必自邇必自近而陟莫不以

漸進無輕民事惟難無輕忽民事必思其難無安厥位惟危無安處其位必思其危慎終于始謹終如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拂逆汝心不可遽怒必求諸道必以其言而求諸道果合於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逆心則當從之有言遜于汝志有言遜順汝志不可遽喜必求諸非道必以其言求諸非道則固諂諛之言也雖順志當拒之嗚呼伊尹又歎言弗慮胡獲事而不思何所得弗為胡成事而不為何所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所以一人大善則萬邦以正君罔以辯言亂舊政惟君不以人臣辯口之言紊亂先王之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人臣不以寵祿為可貪以成功自居而不知退邦其永孚于休則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我商家可以信有休美

於無窮矣

咸有一德第八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一念苟差則前日之允德安保其不變哉伊尹告歸之際猶以為慮一德其大矣乎在堯舜為執中武王為皇極夫子為一貫子思為中庸孟子為浩然之氣實一物也明乎一德之理推而為用人己一也君民一也幽明古今終始無適非一伊尹心欲太甲君臣咸有純一之德故以名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作史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紀之已顯矣故夫子直敘之曰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書於序下皆揭篇名蓋常體也伊尹既復政厥辟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亳既復還政事於其君將告歸將告老而歸乃陳戒于德

乃陳戒之以一德欲其終始不變曰嗚呼言而至嗟歎天難諶命靡常天難信者以禍福興亡之命無常常厥德保厥位惟常其在己之德一而不變可永保其天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苟其德無常則九域我所有者亦亡矣夏王弗克庸德桀不常其德慢神虐民幽則慢忽其神明則虐害其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於是監觀四方之衆啓迪有命將擇其足以有天命者開啓導迪之眷求一德眷顧求其有一德者俾作神主使為神天之主惟尹躬暨湯尹之身與湯咸有一德皆有一德克享天心能當天心受天明命故湯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以有九州之衆爰革夏正遂改革夏之命以歸于正非天私我有商

非天私我商家惟天佑于一德天所助在一德非商求于下民非商家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民所歸在一德德惟一一而不變動罔不吉則動作無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多變則動作無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或吉或凶之不差在人所修如何惟天降災祥在德天或降災或降祥在德之一與二三今嗣王新服厥命今太甲繼湯為王新服天命如衣被其服在身惟新厥德惟當新已之德終始惟一誠能終始惟一不變時乃日新是乃所以日新之道任官惟賢材任官以輔德惟在擇賢材而用左右惟其人朝夕親密在左右惟在得其人臣為上為德然後臣之所以為上者以其為君德之德期於致君者也為上去聲為下為民臣之所以為下

以其為民期於澤民其難其慎人君任君民之責如此則君之擇人當難於未用之先不可以為易而妄進也謹於已用之後不可以為忽而小人或間之也惟和惟一惟所用皆君子則自然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而惟和道同志合而為一矣德無常師德有仁義禮智信不同固無一定之師也主善為師然有似仁不仁似義不義惟主於善者可以為師善無常主人有長於仁而短於義工於禮而拙於智固無一定之主協于克一惟合於純一不變者可以為善之主俾萬姓咸曰由是發號施令可使萬姓皆稱誦曰大哉王言大哉王者之言又曰又稱誦不已曰一哉王心純一不變是為王者之心克綏先王之祿則其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先王之祿自吾一德而安永底烝民之生各安居樂業而烝民之生自吾一德而致嗚呼

嗟歎七世之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可以觀德親盡則毀其廟所以親盡不毀者以其有德也非可以觀德乎萬夫之長君一身為萬民之長長上聲可以觀政萬民心悅誠服無敢異議者以其政之善也非可以觀政乎后非民罔使君不得民則無所使民非后罔事民不得君則無所事無自廣以狹人人君無自以已為廣大而狹乎人苟以下民之微而狹小之匹夫匹婦則一夫一婦苟有寸善可使不獲自盡不得自盡其能矣民主罔與成厥功將見人主孤立寡闕誰與共成其功乎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此下皆逸書書亡序存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沒沃丁以三公禮葬于亳邑咎單遂訓伊尹事其臣咎單遂訓述伊尹平生之事作沃丁亡伊陟相太戊伊陟

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伊陟相佑太戊亳有祥亳邑有妖祥桑穀共生于朝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伊陟贊于巫咸伊陟怪之以贊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亡蓋告巫咸以自治之說太戊贊于伊陟太戊又以桑穀之災贊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二篇皆亡原是臣名以言命原也仲丁遷于囂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作仲丁述遷都之義作仲丁之書亡河亶甲居相又仲丁之弟自囂遷于相作河亶甲亡述遷都之義祖乙圮于耿祖乙又河亶甲之子遷居耿其後耿地為水所毀圮音痞作祖乙言為水所圮壞之事作祖乙之書亡

尚書句解卷四